



リ 6  
4066  
3 止



4066  
2-3

尊華錄卷之五

辨改服疏

附說

聖上二十一年甲申判府事宋近洙疏曰伏以臣之病狀八  
 夏以來一倍闐漚奄奄欲死而未準休致之請滿心悶隘又  
 添一病膈火上升殆若成狂抱此至願死將不瞑伏惟 聖  
 慈亦必惻然而矜憐也更加 燭諒亟賜德音俾得安意就  
 盡千萬泣祝臣方治疏申暴之際得見新定衣制節目伏未  
 知我 殿下美為而有此變改之 命也臣生長鄉曲見聞  
 不廣衣制源委雖未能博考援證而第我國文物悉遵 皇  
 朝典憲簪紳之儀縫掖之規秩然有章文質彬彬至有小中



華之稱顧今神州非復舊日觀周而一隅青邱獨保漢官威儀以區區偏邦見重於天下者正以此也如有王者作而行損益之制則杞宋之徵必在我東而奈之何一朝盡去其流來之制創行此無稽之式使舉國之人莫不愕然而聽瞠然而顧也聖人有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蓋我朝公私之服雖未必盡合乎三古之法而卽我皇朝之遺制暨我列聖之舊章則欲行先王之法服不可捨此而他求也審矣近日軍兵服色竊聽於人已極駭異而今乃並與襟紳章甫之制而一切變改烏在其由舊之意而亦豈日用夏之道也臣嘗聞深衣蓋取深邃之意大袖或有全疋之謠則古之衣制

若是寬濶而漢廷嘗有衣冠甚偉之稱東方舊有長衫廣袖之俗今人之衣視古人已爲簡便又何變其不可變者而謂其簡便耶凡事太簡則草率苟且不成儀章俗行窄袖周衣直不過裏衣之別制本不近似於上衣而且臣於年前八都時乍見彼人之服其所謂上衣者只是周衣之窄袖而已昔臣先祖文正公臣時烈以辮髮之近於彼俗使未冠者爲雙介婦女爲首髻以遵華制至今士夫家亦多有倣而行之雖婦孺之飾猶當如此况舉一國堂堂表衣之制何必一毫依樣於彼也嗚呼我殿下以今年涓灘屢發曠感之意大小臣庶孰不欽頌萬萬而此際變改乃在於皇朝舊制此特

我殿下偶未及思之而臣所以尤爲 殿下惜此舉也節  
目一出有識之竊歎固無論無知下賤之輩亦或有慨然出  
涕者此可見人心之大同而亦豈無所以而然耶仍伏念帝  
王治平之要自有大經大法不必規規於儀文度數之末而  
比年以來施措之間率多煩文細節太勤 聖慮此不但無  
益於經濟之事所以保蓄精神亦不可不念也臣今病伏乞  
骸何敢妄及時事而惟此節目關係甚大一縷尚存有不  
容泯默冒陳堯說伏乞 聖明淵然深思穆然遠覽回收新定  
之節目以遵 先王成憲以協一國輿情因此而凡係挽近  
刑置之制並皆革祛惟 祖宗故事是繼是述爲萬億年無

疆之休惟 殿下念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省疏具悉卿懇公服之變通卽援古制今刪繁就簡也卿其  
諒之至於休致之請屢有前日批旨矣卿雖以調養慎節久  
留鄉第識量之宏達聞望之隆重自有矜式彈壓之道予所  
以仰成於卿者保無間於居位去位其何以捨卿卿亦何以  
辭予乎亟斷來章副此至意

疏

聖上二十一年甲申大司憲宋秉璿疏曰伏以臣蟄伏窮鄉  
漠與時阻不聞外事久矣近因禱傳伏聞去月有憲長之  
命乍聞驚或不覺蹶起病席繼以惶慄跼蹙靡容臣之不稱

難強會前已暴實狀豈意誠淺辭拙不能仰感 宸聽又有此萬萬意外之誤思耶其間爲日已久倘或已爲鑄改否乎而私心惶惑迨不能自己伏乞特垂 恩諒毋使天職久曠微分獲安焉竊伏念下鄉疎賤兼以病廢凡干 恩命之關逼身上者亦不能以時及聞每致此惶感境界况其他朝廷施措得失尤何由得聞設有傳聞亦何敢妄有論說重犯不韙之罪哉第其綦繫極重國命人紀之所關又不敢一向泯默負 聖恩而便已私茲不免大聲疾呼一暴衷激伏乞 垂覽焉伏聞近日以衣制變改事有成 命節目已定伏未知 殿下何爲而有此拂人心駭人聽千萬不意之過舉也

臣不敢多言蓋觀帝王爲治治革損益時或有之而皆有曲折或以古變今或用夏變夷或昭眎等威或節省冗費如斯而已今茲之舉於斯四者果有所當乎大凡治國有大經焉有要道焉有定規焉有急務焉修人紀崇道術監成憲厚民生數者是已至於儀章物采之末雖係善變者非明王之所汲汲况不善變者乎且儀章物采雖云末節亦有關係於國朝典憲則甚重且大 殿下其或念及於此耶噫我國公私衣制雖未必舉合三古而實是 皇朝一王之制則豈不是先王之法服乎顧今率土左袵而惟此一隅偏壞遺物僅存本國之見重於天下者此也有辭於來世者此也今乃無端

變改怪詭不經其於從周思漢之義果何如也嗚呼歷數嬗  
變滄灘重回風泉悲感小大同情而乃於此時並與其儀物  
之僅存者而弁髦之得不有乖於天理民彝之常耶言之及  
此臣不勝痛泣焉且伏聞新製節目大類彼人之所服竊惟  
夫 殿下何所取於彼也廣袖之衣厲垂之帶其寬碩儼偉  
比彼之穠纖僂佝視不啻霄壤况貴賤尊攘義存乎其中  
乎念昔麗朝世子還目元京國人見辮髮左衽有流涕者可  
見人情無古今目今彼人來住者莠莠乎大都衣裳之叢國  
人固已惡之况取樣彼服強之以億萬人所不欲則臣恐匹  
夫之志必有不能奪者而伊川之歎已迫目前矣嗚呼 殿

下未之思也豈有是哉惟皇天若 祖宗必陰相而啓牖之  
中天薄蝕不經時而復矣臣竊顛俟焉臣自聞此報食不知  
味寢不貼席有時獨語殆若譫嚅若此今終未收回則八山  
蹈海不知置身何地而終不能具此詭異對聖賢之書入先  
祖之廟自齒生人之數矣臣之情私其亦戚矣衷赤泐熱言  
不知裁任妄僭越自分鑽錐伏地待勘不任激切惶恐之至  
省疏具悉脚懇所陳無非可稽之論然曾往公私所服本非  
古制且今法度委靡習俗隳渝振刷無期所以有前後飭教  
援古酌今刪繁就簡先從衣制變通者也迨此之時卿以林  
下宿望賁然來思朝夕左右匡輔啓沃則非但爲模時範世

亦可以圓純反樸須勿邁邁副予至意

說

上之二十一年甲申夏六月 朝廷有大命令變更衣服用  
狹袖之制節目至春川山中處士柳重教號天大慟曰此毀  
先王之法服以從夷也春秋之法一事有夷道則夷之今日  
之用夷道不止一事而卒之毀其服以從之嗚呼不忍言也  
在夷狄禽獸則今而後得字內大同在吾道則自伏羲以來  
相傳華夏一脉於此乎絕矣嗚呼慟矣吾其奈何鄉人來弔  
朋徒相慰于門有客以寬辭譬之曰衣服外也志行內也服  
夷服而行吾義未有不可者子何哀痛之乃爾處士曰惡此

何言也居吾明告子夫衣服者古昔聖王所以為文章表貴  
賤也蓋不惟表貴賤亦以辨吉凶別男女定夷夏也服改則  
名移名移則義不得而獨立故曰服堯之服則是堯而已矣  
服桀之服則是桀而已矣九章冕服所爭只在繪畫之異而  
以王公之所宜服者服之臣身則是為犯上無君之人五服  
衰裳所爭不過縫緝之殊而以所以服君父者服之他人則  
是為貳統無本之人服之所繫其嚴何如也古之為夷者其  
服必左衽故以衽之左右表夷夏今之為夷者其服無常而  
狹袖為最著故以袖之濶狹表夷夏此其大分彰明有非廣  
引博證博會文飾之所可亂也以夷狄之所服加之先王之

民之身而謂未嘗變華爲夷可乎一變爲夷號名大定雖欲  
挽河以洗之得乎自此委巷唾罵之口其可防乎史家登討  
之筆其可逃乎中華古族之日夕東嚮而馳義者有不失聲  
慟哭掩腕奮臂者乎 祖宗在天之靈豈不赫然震怒乎天  
地豈不喪其氣而日月豈不失其光乎上而得罪於天地神  
明如此下而失望於天下後世如此而謂可以行吾義吾誰  
欺欺天乎客日子之言處士之私議也以君命之重壓之孰  
不從也處士曰不然君令而臣從道其常耳義之所不可君  
命有所不受亦處變之一大權也天生烝民莫不有其職爲  
大君者奉天命布天職於庶官庶官一受其命則只知天職

之爲重而不復苟循其君之私情故執法之官執天子之父  
而天子不得而禁之持戟之士聞將軍之令而不聞天子之  
詔秉筆之臣伸百世之公議而不掩君父之惡夫所謂士者  
雖未嘗有所受於公朝而其所履亦天位也其所修卽天職  
也蓋任綱常之大柄守聖賢之門庭一代風氣之所由定萬  
世議論之所由行其職不亦重乎國君有謬政關係各義之  
大防而大臣不能止諫官不能正則士得以從違見情於下  
以正一世之眼目苟其志之不得遂焉則又以身殉之以伸  
大義於天下後世雖以萬乘之尊其身可戮其志不可奪也  
何哉天職爲重而君命爲輕也且以尊君言之前王後王皆



吾君也叛棄前王世守之大典苟循後王一時之亂命是可  
曰尊君子士者國人之望也爲士者從焉則國人未必盡從  
而猶夫從也爲士者違焉則國人未必盡違而猶夫違也國  
君有謬政始雖自疑而見國人之從則恃之而肆其志始雖  
自安而見國人之違則悔之而或不果焉故士之不苟循君  
命者非輕君也乃所以開向善之路也其畏威而苟循者非  
尊君也乃所以成君之惡而使之得罪於萬世也客曰毀服  
與毀形輕重有分焉今旣毀服則毀形是次第事也不待毀  
形而遽已處義於毀服無乃傷勇乎處士曰士之所爭者名  
義之大防也毀形在先則大防壞於毀形之日而毀服在其

中矣毀服在先則大防壞於毀服之日而毀形有不暇論也  
其輕重何常焉今區區以輕重爲辨黽勉放過於劈頭正名  
之初而且待將來更加一層之日則是乃世俗較量尺尋之  
見豈所謂正其誼哉客曰昔魏叔子顧寧人降志辱體於  
崇禎之末而終身能不忘君臣之節至今天下誦其義是或  
一道也處士曰噫吾於 皇朝遺民必以二子爲巨擘焉雖  
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只知君臣之義之不可廢而不知華  
夷之防之尤不可犯豈足爲百世法也許衡之學世皆稱朱  
子後一人而吾徒則以爲小廉曲謹二子之行世皆擬之以  
魯連子房而吾徒則以爲一節之小士有王者作行春秋責

備之法則彼皆名義之罪人而不容於鈇鉞之誅也客憮然  
而退遂筆其說遺書社諸子以定其志

倡義檄文

朱庸奎

嗟惟我八域蒼生忍任他一局黑死自乃祖乃父莫非五百  
年遺民爲吾國吾家胡無一二人義士慘矣憾矣運耶命耶  
猶我 本朝自國初悉遵先王而天下皆稱小華民俗唐虞  
虞三代可比儒術以洛閩諸賢爲師雖夫婦之愚皆尚禮義  
之教於君父之急必有赴救之心肆昔壬辰不限舉義之士  
逮夫丙子亦多殉節之臣蓋自神州之陸沉幸有我國之乾  
淨不過爲海外片土足以當剝上得與嗚呼痛矣誰知海外

通商之謀實爲天下亡國之本開門納賊所謂世臣家甘作  
虎前之俛殺身成仁只此疏儒輩得免牛後之耻愚宋之金  
謀莫測在魯之周禮難全所以草野匹夫之微徒劫盜室嫠  
婦之歎卒至于甲午六月二十日之夜更無我朝鮮一國三  
千里之方 宗社如髮危孰爲李若水之抱主州縣皆肉食  
不見顏真卿之募兵以昔區區勝國之作下句麗尙云羞耻  
矧今堂堂正邦之爲小日本寧不痛傷噫彼島夷之首約信  
法理初不可說惟爾國賊之輩頂踵毛髮賴誰而生痛冤奈  
何慘酷尤甚 國母之讐已是劫齒君父之尊又見毀形破  
冠裂裳之餘又遭此罔極之凶禍翻天倒地之極莫保我各

受之秉彛禽獸我父母之身此何事也草薙我父母之髮此何變也堯舜禹湯帝王之傳至今日而墜絕孔孟程朱聖賢之脉更無人而持扶長安父老爭思漢官之儀新亭英雄空作楚國之泣君臣父子宜有背城之心天地鬼神豈無面陽之理微管仲吾其左衽矣誅淖齒誰果右袒乎凡我諸路忠義之人均是聖朝培養之物避患有甚於死者待亡其孰與伐之地誰當萬分之頭人可增百倍之氣天不共戴尤切薪膽之思時何等危難免魚肉之禍吾未聞變於夷者其何以立於世乎以公以私萬無生全之望於禍於福一守死字之符歟馬血而同盟成敗利鈍非吾所觀擇熊掌而斯取輕重

大小於此焉分衆心皆趨詎無百靈之所佑國運復啓將見四海之永清仁者之無敵勿疑士師之用誅何待茲敢爲先舉之地遂以此布告于人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孰無哀痛迫切之志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各自寢苫枕干亦皆赴湯蹈火期區宇之再造見夫日之復明奚但爲功於一邦實是有辭於萬世如是馳書曉諭之後有或違令逋慢之人即是逆黨之同歸斷當移兵而先討各宜銘肺腑至噬臍用盡微誠共伸大義

檄文 權世淵

天地位矣華夏之分威不可干春秋在焉亂賊之罪逆無以

道是以國有羞辱問極之變人懷憤惋必洗之心胡銓冒死  
陳疏千軍膽破呆卿罵賊抗義列國風從是皆激忠憤於葵  
衷乃以扶常綱於天下今於攘夷討逆之舉誰非捨生取義  
之人噫彼倭酋以分則二百年納貢之邦以讐則四百年切  
齒之賊假使誠心好意來我請和猶欲食肉寢皮不與正視  
乃於肆然作逆無故構釁締結偷命之逆臣扶挾無賴之醜  
類誇張一枝之長挫我雄心攫奪五管之兵莫我措手脅制  
我君上屠戮我宰樞建元稱尊直出於離間中國捐穀周  
救不過是誘美愚民擅革 列聖之舊章勒毀 先王之法  
版毒手上殿臣子豈忍言乎削刀登盤古今無此變矣豈意

千乘之國會不一戰而危彼猶犬羊之外侵其奈兼境之內  
應前日四凶之罪萬戮猶輕今者十賊之奸一國共憤猶  
恣行威令將欲盡斃生靈噫嘻痛矣厥魁未殲無面拜於地  
下此髮不保何心寄於世間世淵等生長鄰魯之鄉服襲忠  
孝之訓父母有疾寧委命而不治運數雖丕或賴天而克復  
只念身上窮境必有目前駭機與其偷生而生不若當死而  
死終未蒙 勅諭之懇惻自不禁忠膽之輪困肆乃糾合鄉  
人倡起義旅刀鎗器機發丙子之舊葢隊伍規模倣壬辰之  
前例兵疲糧匱彼爲出畫之妖魅地利人和我作負隅之猛  
虎苟與聲勢相倚可使種類無遺嗟我同志諸賢盍思共討

長策或釋耒而唾手或斫案而誓心或奮忠節之兵或輸車  
邁之粟清海洗壯士之劍藁街揭倭酋之頭成則魏勳死猶  
毅魄嗚呼人情不甚相遠天綱寧有永墜聞此敷告之語應  
有痛哭之人

檄文 盧應奎

人可歎乎天地之綱常已墜華而夷乎父母之遺體難全近  
來衣裳變改之日生等雖不勝沫血飲泣之慟而顧以斗柄  
之重反為凶賊之窺美宮掖之近因作異類之恣據 宗社有  
朝暮之危君父在閭測之地隱忍含默良有以也嗚呼二陵  
之深讐未復而八月之變恠又出廢復我 國母操縱在彼

頌服我臣庶遲速惟意其視東土一域不啻如無而凶恣日  
甚又敢脅剗我 君父之髮肆然以令於國中嗚呼痛矣古  
今天下寧有如今日之變乎凡我八域臣庶孰不欲齧其肉  
刺其腹而乃反俯首聽從於矯命之下哉軀命不足惜寧欲  
死國而磨骨髮膚有所受豈可畏禍而髻頂此髮一斷則先  
王之赤子盡為夷狄之身而鄒魯舊鄉淪為禽獸之域矣其  
可忍為第惟事在呼吸不可以時日玩揭彝衷所激又豈遠  
近大小之有間哉生等矢死合盟略有規劃伏願僉尊各奮  
義勇以為聲勢相應之地千萬幸甚

檄告文 柳麟錫

聖上三十一年丙申儒生柳麟錫在楚山之阿城東向檄告于巨室世族文武公卿大夫百執事及持士論之君子竊以孔子作春秋其大義曰討賊復讐曰尊華攘夷謂孔子不復尊春秋不復信則已苟尊而信矣此其大義寧可不顧耶夫亂賊之變何代無之而孰如今日之凶逆夷狄之禍何國無之而孰如今日之倭酋麟錫以布衣起義兵將以行孔子春秋之大義遂斷斷自信而其於諸執事之所爲不能無惑也請遂盡言之蓋自天地肇判人類生焉皇王作極人道立焉爰有君臣父子彝倫之大衣冠文物制度之盛建諸天地而作經義垂之萬世而爲法程是則人道之所以至重而中華

之所以至尊也以聖繼聖以國繼國有此而已特亂賊與夷狄有時而亂之亂之不救則人類爲禽獸禮樂淪蕪壤而天地爲翻覆矣故自堯舜已有寇賊姦軌蠻夷猾夏之戒而前後聖賢皆隨時力扶忠臣義士蓋亦無世無之矣嗚呼夷狄亂賊之禍與世益深以至四海腥羶中原陸沉而極矣而惟我有國能承箕範獨掌周禮毅然不變垂之幾百年是其倫常之明文物之煥直無愧三代遂爲堂堂中華禮義之邦見稱於天下萬國一天之下有我一邦豈非幸歟是非天地之所用心特爲其陽不可終無而其所以致此者其非我列聖王羣先正苦心極力成之如升天之難而其爲臣民爲子

孫者所宜深戒其覆墜者耶何謂挽近取君賣國之徒接迹  
起於斯稱爲萬國開化而締結世讐之狡夷輟轉構禍弑我  
一國之 母后辱我至尊之 君上蔑我君臣父子毀我衣冠  
形體 先王之赤子而禽獸焉 先王之制作而糞壤焉使其  
所艱難成立以幸天下者忽焉覆墜於是千聖相傳華夏一  
脉無復存焉而天地之所用心至不可見矣嗚呼痛矣變之  
罔極也前萬萬古豈復有此後萬萬世豈復有此乎于斯時  
也有爲討復尊攘以行春秋之大義可乎無爲焉可乎無爲  
焉則其於吾秉彝之正性何於倫常之正理何其於得罪  
君父何得罪 先王先祖何得罪聖賢何得罪天地何又於

天下之唾罵何後世之誅責何雖彼蚩蚩萬國之夷者將非  
議之不暇而至彼仇我之倭奴亦將心笑之曰若是乎爾所  
謂禮義之邦也是亦可以無爲焉已乎麟錫林下一賤品也  
庸碌無所肖似然蒙 先王恩澤習禮義之教從師友淵源  
服聖賢之訓又其所稟於天者粗有慷慨之性其於忠逆大  
分華夷大防未嘗不明目張膽勿肯效過聞變之日悲憤痛  
迫按住不得即欲投經而起旋又趨趨曰國家五百年培養  
之力今庶幾可試也彼世族大家忠義必篤權力自多何必  
以我孤忠以我綿力也側聽累日無聞焉又奮然曰是可以  
無有乎人人得而誅之豈欺我哉待亡孰與伐之實先獲也

亦何憚其孤忠何計其綿力也遂起而先倡既倡之後又不  
忍愬然略陳義理爲之檄告而終無見焉乃只集得巖穴讀  
書之士鄉邦簪纓之族湖關郡縣懷忠之夫奮義之徒數千  
與之從事猶或庶幾賴 列聖之英靈激八路之義膽恢張  
聲勢得以殲盡凶逆掃滅醜夷復讐雪耻保邦安民興復禮  
樂復觀前日之小中華則是豈獨我一邦之幸雖不及此而  
僅得勦一倭站殺一逆黨而止猶足以少泄神人之憤而使  
人知亂賊之當討夷狄之當攘而不可已則是亦所以明天  
理正人心而不爲無辭於天下後世又不及此而顛沛以之  
直事勢之有強弱於我抑無喪有事耳卽成敗利鈍間要皆

不失於春秋大義此麟錫所以自信也彼咎我者則曰長吏  
胡可擅殺財用胡可濫取曰投鼠寧不忌器曰事形自異前  
後胡不卽解兵始雖義而終則亂曰匪徒也稱有 王命而  
以兵擊之夫今所謂觀察郡守非受凶賊之指揮而奉倭夷  
之律令者乎春秋之法治其賊者先治其黨與彼伏黨與之  
誅者謂之擅殺長吏可乎有軍不可無財用白面窶人旣不  
自辨現今國無國而民無命此而不救雖有粟得以食諸爲  
國取於公爲民取於私豈爲徒取乎 君上見迫於賊爲臣  
下者沁沁受賊節制未有不肆然以遂凶謀環而聲討則不  
敢遂焉何則畏天命而懼人心之未離也是昔袁紹之討董



卓溫嶠之誅蘓峻固有以也夫何疑焉數賊之受誅寔見  
天怒然其繼之者本其一黨而又一遵其約束且黨與之布  
列者一向任用倭酋之盤結者一味惠好又况乘輿播越  
危急之狀有加無減即前後虛實何殊乃始終義亂有分乎  
今日之舉雖曰人微而將以順天地之正性任綱常之大柄  
討彰逆罪剖判人獸則其歸要不失爲聖人徒也爲聖人徒  
而謂之匪徒是誰欺欺天乎其將率天下爲夷爲逆者而求  
爲其徒故於其所不逆不夷不爲其徒者而謂之歟匹夫之  
復讐猶盡五世有國之讐萬世必報今見弑國母辱君  
父於倭者爲幾月矣而遂忍忘之非特忘之乃以倭制叅領

領倭技兵丁來擊於伐倭之地其與弑妃辱君者何能  
以髮夫如是是豈王命夫我則體君心自國變以來  
有能動倭一髮乎今我之伐倭也其於主上痛憤之心東  
官哀怨之情坤殿在天煩冤之靈慰乎否乎我體君心  
彼則挾君令而已蓋雖彼之咎我如此者夫我則所謂質  
諸鬼神者也諸執事喬木故闕淵源後裔世篤忠貞素聞義  
理卽於其身受國厚恩奉天名職今當國變何以爲心如  
何處之爲可也當痛冤追切腐心切齒曰亂賊有身死不可  
共戴天夷狄有國亡不可同其制身爲輔弼侍從縱惜奈何  
國有禮樂文物其忍毀諸若討少緩厥罪惟均若我無兵舉

我手笏若爾無軍呼爾家僮官之官族之族友之友連謀合  
心齊發聲氣自上達下自內達外打成一片牢不可破則縱  
彼凶賊狡夷亦復奈何讐惡可報制度可復 宗社可安人  
類可保不失爲臣之大節能立不世之大功重報 國恩允  
蹈天職使 先王先正其肯曰予有後賢後孫也不亦可乎  
不幸有身死國亡得其正耳顧不爲此而曰何以保吾家寧  
忘國讐何以全吾軀寧棄禮樂凶賊呼之以官則往任之以  
事則役醜夷號之以令則服率之以戮則從不甚者將進姑  
退以觀其勢欲近乍遠以覘其機自以爲得計其最善者只  
管穩藏而不敢舉首但要慎默而不敢開口之官之族之友

相與議論必稱云時運然矣事勢然矣無或曰聲討可也興  
復可也 宗社委之草蔓而不知憂生靈任之獸食而不知  
恤綱常云云道理云云 先王先正所爲云云付之先天而  
不言不聞猶存諸心者曰錢曰爵曰權勢而已嗚呼孰謂培  
養之厚淵源之正而有如是耶下鄉士民如彼忘生奮義而  
獨朝廷縉紳如此者豈良心素乏哉其陷溺者然也必又文  
飾其說曰縉紳不宜爲噫昔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是在異邦猶然若在其國卽孔子  
之所爲可知已何又思之不及也雖暫寓人家見主有患難  
力可救之而不救則爲忍心也行于道路見人有潔衣服而

脂塗炭者遇之而不振則為泛情也今累世君臣義同休戚  
見有弑逆大禍而不之救三代興章國用光華見為犬羊所  
汙而不之振其於為臣之義果何如也豈或久臭不聞耶其  
無積漸而忽然遭此則雖極頑鈍其不大驚者鮮矣抑亦當  
局者迷耶其見隣國處之如此則雖甚昏愚其不大駭者鮮  
矣知此則知所遭所處之為如何也請復思之歷觀古今天  
下果有遭變罔極而無一箇盡忠秉義之臣如今日朝廷者  
乎誠不意堂堂禮義朝廷而有是也抑其心或曰若必報  
國母之讐其於反危 君父何若必守華制而不變其於逢  
怒羣夷立見國亡何姑舍忠逆人獸惟目前之圖安可也乎

是有不然 國母吾母也子無其身則已才有其身不報吾  
母之讐可乎必自巨室先倡使一國盡慕而起之曰國即破  
人即無子遺 母讐不可不報彼眾夷雖戮也猶有小意方  
皆吐舌搖頭曰誠是也果禮義之邦也子報 母讐豈以強  
弱為哉於是眾責有歸倭懼其君之失其頭也即日裹送三  
浦樓之頭曰非其君之為也是之罪也前後逆徒之亡在各  
國者亦當不日執送矣雖然我豈聽此而止力可去取倭君  
之頭則取之不然則絕之是則在我也彼又相戒曰今而後  
慎勿有事夫如是則 君父方安矣豈有反危者哉至於華  
制亦自巨室至國人同然一辭曰國即破人即無子遺是不

可變是乃四千年所傳之餘脉五百年所守之舊規一朝變之其可乎且各色其色各形其形物則然矣吾既力弱不能於各國辭其和通商交貨足矣何必同其制必如是則國破人滅之外無他事也彼衆夷雖強悍亦有料量必曰交貨固將利焉變其制實何我益夫能死不變舊誠可畏也不可怒也夫如是則國將永固矣豈有立亡若不出此忘 母讐而只然泄泄則必愈取輕侮而禍將無所不及矣失舊守而猶且僕僕則必益見凌易而變將無所不至矣是徒失忠逆大道理人類大防閑而已能得目前之圖安乎設令得之自古人皆死綱常之道不可棄也自古國皆亡葦夏之法不可變

也又有甚不思者今日之讐有三一曰 先王成立極美之典型而見汙也二曰吾 君之爲天下禮義之主而受辱也三曰 國母之讐也是於臣子之情均是痛迫而無輕重也今只言母讐之爲讐而以數賊之受誅爲責塞而止不復謂 君與先王之讐之爲重而因其汙辱而存之不以爲念而反以爲當然者然嗚呼是可忍也乎其於義兵當以已之不爲幸其爲不當以已之不爲厭其爲或以力助或以心助或以言助與其有成可也顧無一助之而見其有遣兵擊之者而不之救聞其謂匪徒逆黨者而不之辨不惟不救不辨乃或唯唯欲其無成而不容抑何故歟豈以其力不能有爲而徒敗

和事寧依強夷圖免何用彼爲爲不用則不可不擊既擊則不可不以惡名加之乎夫義兵之力可強弱亦在乎朝廷巨室之處之如何耳揚而助之可強而有爲也抑而沮之可弱而不能爲也揚而助之使強其力與之有爲豈不有幸於國家有辭於天下後世乎彼夷狄愈強愈暴愈強愈暴愈不可親欲依此圖免無或近於古人所爲召羆逐羆者乎何必捨吾忠義可仗之義兵而取彼彊暴不可親之夷狄乎設令得依強夷又取義兵藉重則其不亦深有所益而無他慮乎義兵必不是匪徒逆黨也而必以是加之當時耳目後人議論自在則何益矣設令加之而無免當今之變無今之爲以

若禮義正邦誠是大欠事面必使天下萬歲致疑吾國豈爲快心事乎誠亦不可知也蓋當十賊恣橫之時雖畏懼不敢言當討而猶有一分憤痛之心於義兵雖憚懼不敢言當與而猶有一分冀幸之心雖不可謂盡然而亦不可謂盡不然也至於四方物情方皆崢嶸沸騰若可有爲見天理之尚明而人心之尚正也及數賊受誅蓋其殺之者非以忠討逆實以利奪權故其設心做事未有大相遠者而皆視若無事之世有爲之時退縮者舉其頭趨趨者進其足爭居夷制之官職爭循賊行之規例小無顧忌論事言計有唱斯和以爲順天識時不得不如此於義兵乃厭苦憎疾或誘之以理或劫

之以威脂韋不立者懷之使反覆諂附剛毅不屈者迫之使顛沛死亡又從而非議毀斥無所不至使天心所在國脉所寄義理可悅聲氣可壯者銷鑠澆散乃已夫巨室如此一國慕之失其向背之正其中平日持士論者又自是高占地步務爲矜式物論之所趨國是之持定是能稍異則猶或庶幾而乃復和光同波從容卷舒其於賣國之黨前後無一言其不可而慮或生圭角其於倡義之徒始終無一言其可而思必覓疵癥坐談彼此善爲低仰自然以親及親風議四流使邦內士大夫眩亂耳目變化腸腑滔滔皆是而獨未然者窮士小民耳天理於是極不明人心於是極不正而國事於是

無復餘望矣噫古之爲士論者予忠奪逆之謂也今之爲士論者予逆奪忠之謂也古之爲士論者扶是抑非之謂也今之爲士論者扶非抑是之謂也如是而猶謂之守舊不知所守者何許舊吾故以爲五百年禮義 宗社之亡四千年華夏正脉之絕不在乎數賊未誅之前而在乎數賊已誅之後不在乎開化之凶黨而在乎守舊之士類也噫吾夫子春秋大義自今日士類而始失尊信也夫此麟錫所以爲惑於諸執事也或有解惑者曰子悲華脉之絕於是人類之終於是乎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華脉之絕於是是永夷矣人類之終於是是永獸矣永夷而獸後誰可議無誰可議惟是之時耳

噫噫否否古人不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乎夫所爲憂乃以爲幸乎又不繼之曰千秋必反其無議者乎何待千秋卽目在之者非明明上天赫赫神鬼乎其亦不思甚也蔽之一言曰掃除綱常無復人道毀去衣髮無復人形生將何樂富貴將何榮第於靜夜無事之際心地澄清之時仰念國事之非俯思身世之誤回憶前日之好旋看今日之否則必有惕然而悔慨然而悲者矣將悔悲而已乎有爲焉可也麟錫力弱見敗於是思西土人之強勇欲募而復振之至則有觀察郡守者處處相迫不圖彼瓜牙之如是廣布也不獲已渡鴨水蓋欲千計萬策期於必報讐怨必復禮義之邦以終紓我

君父所爲至痛在心者則誠大可矣如或不然遵堯舜文武之古都孔孟程朱之古鄉而處焉衣吾衣髮吾髮終守華夏制度於吾身死則歸侍先王先正亦未爲大不可也然當出疆回望古國不勝悲痛且不忍終缺望於諸執事又此瀝血奉布伏願僉執事戒輟改圖先身以君先家以國讐賊是討戎狄是膺終扶天地之經常終復宗社之典型毋永得罪於孔子春秋之大義其視前日之所爲善不善何如也果能如是則前日之不善誰復追之天地鬼神息其怒先王先正解其愠君上與其忠衆人仰其明然則麟錫雖在萬里之外將歡欣蹈舞感激厚賜卽日促駕還國遍謝於門

屏之外矣惟僉執事勉之歛筆矯首第深瞻祝之情麟錫再拜

禁府拱辭

聖上三十三年丙申承旨金福漢拱辭曰矣身以世祿餘胃偏被恩渥一死報國素所蓄積甲午六月以後廢伏田里欲以爲沒身自靖之計矣至去年八月之大變冤痛念疾如不欲生因復有十一月十五日之事無非凶逆之所爲而君父之辱已極臣民之情轉激果不計時勢不量已力與前營將洪楗欲爲復讐雪耻之計倡爲義舉謀事不密竟至於此若以輕舉受罪則實所甘心而本非全昧義理聚黨作變

者也囚在洪州獄中伏聞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事國讐稍復雖死無憾又伏見詔勅屢降辭意懇摯又不禁憾滄之橫流也矣等當初被逮之時卽凶黨用事之日矣等豈料生在此時又逢今日乎矣等之有罪無罪自可洞燭只此之外更無可拱

承旨李傑拱辭曰思報國母之讐力莫能討賊忍說君父之辱義不可偷生心懷筆誅之志方欲抗章名出義舉之黨竟爲彼逮有死而已無他可拱

營將洪楗拱辭曰矣身去年七月洪州鎮營將罷官歸家八月大變之後冤憤彌中杜門蟄伏至十一月望間適往洪州



時則斷髮令下之初也本府居前承旨金福漢灑泣而謂曰  
八月 國讐尚今忍戴已是吾輩窮極之痛又今斷髮是豈  
自 上樂爲之事乎皆出於內閣黨脅制之變也吾輩與其  
自靖而枯死毋寧舉義聲討報復之計君其與之共事可乎  
矣身素蓄愚憤感其義而許之遂與計事而倡舉矣機事不  
密債敗至此不自量度妄爲輕舉之罪死固難辭只此之外  
無他可拱

儒生宋秉稷拱辭曰矣身亦以先正之后雖在布韋之末孺  
染家庭不忘 國恩奄遭乙未八月二十日之變晝宵號哭  
不即自滅又當十一月十五日之辱萬世正脈無復餘望將

以尊華復讐爲計機事不密竟至被逮之境無他可拱有死  
而已

儒生李相麟拱辭曰矣身一介書生當乙未八月二十日之  
大變叫天痛哭無地死所及至十一月斷髮之令又下實是  
臣民效死之秋而况數千載華夏一脉五百年 先王遺法  
至此盡絕乎與金福漢等謀義舉而討凶逆不揆成敗思伸  
大義機事未集而被逮至此至於今日幸存喘息雖即就死  
於 仁覆之下萬萬無恨伏俟勘罪特在處分

儒生安炳瓚拱辭曰矣身鄉居讀書粗見義理自昨年八月  
國變之後含憤窮居只自號泣繼以有十一月斷髮之令矣

身雖極愚昧尙知其專出於凶黨之脅制不自量力與金福漢等同議倡舉欲爲聲討復讐之計志事未成償敗至此被逮于本府自刎辦死苟延至此得見今日萬死無憾無他可拱

### 宣告書

右諸罪人等稱以舉義脅制官吏事件由檢事公訢審判金福漢稱以開國五百四年八月二十日事變亘古所無倡義復讐斷不可已與洪捷李相麟等綢繆相議建陽元年一月十六日即乙未十二月初二日也招集同黨攔入洪州府脅制觀察使李勝字逼逐叅書官縛打警務官發文各郡渠自書首洪捷李

相麟與金福漢始終同謀洪捷宣言勸諭觀察使同謀受諾李相麟傳札隣郡招集同黨宋秉稷與金福漢等相應同謀指揮各處召募民衆安炳瓚初以等訢頭強請防報斷髮事於京司終與金福漢等相應同爲設謀李傑思報 國讐討賊慮言事疏之不得入徹遂巡未果金福漢揣知此意勸其同謀舉義則責其妄舉洪州諸人相會之場強請代草發文牢拒不應不與同謀云以上諸人所犯事實彼等之洪州裁判所與本裁所陳拱辭洪州府前後報告書相証明白以此照律金福漢以訢訟篇口稱奏訢直入衙門脅制官吏者律搜懲役處斷例第二條處以流終身爲可其志爲復讐則與

故意造亂者有異故酌量情狀減一等處以流十年洪楗李相麟宋秉稷安炳瓚以訢訟編口稱奏訢直入衙門脅制官吏者律為從罪撥懲役處斷例第二條處以各其懲役三年而免就役李傑雖無與右人等同謀脅制之情為眾會參席不為無罪照禱犯篇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罪科以笞八十

特旨

金福漢李傑洪楗宋秉稷李相麟安炳瓚等不能度時量力妄起民眾以致州郡驚動烏可曰無罪而其志則復讐也其訢則討逆也况事在本年二月十一日十八日即乙未十二月二十八日

丙申正月五日

詔勅以前則不可與近日藉義造亂者一切論斷

並為特放以示 朝家寬宥之意

自明疏

柳麟錫

聖上三十三年丙申儒生柳麟錫疏曰伏以臣庸愚無狀跼伏賦畝才劣不足以識時務身賤不能與聞國政平日所事不外乎文墨俎豆而若夫忠逆之分華夷之防未嘗不明下而固守之也竊伏見國家今日之變尚忍言哉權奸蔽之於前亂賊壞之於後其標題則新法之開化也其嚆矢則日夷也其醞釀凶逆萌於丙子極於甲午始以金虜之愚宋變作蘓峻之逼晉使我 殿下徒擁佯尊之位深處幽蔽之地其所

以發號施令者惟倭酋與十賊而已於是乎改正朔易服色  
變官制革州郡尺地一民無復我 祖宗裕後之典型而肆  
然莫之或禦然後至昨年八月而 坤闈被不可聞之禍十  
一月而 聖躬受不敢言之辱下逮卿士黎庶無以保父母  
之遺體靡然陷於禽獸之域嗚呼痛矣尚忍言哉我東箕聖  
古疆也羅麗以降文獻無徵入我朝 列聖相承一變至道  
上有治教之明下有風俗之美道學之正節義之高粹然出  
於三代之上而漢唐不足與侔越自中華文物之淪喪正所  
謂周禮在魯而四千年義農王政二千年孔子孟道脉寄寓於  
我東一邦有如碩果之不食顛木數孽 先王所以傳之者如

此其重而保之者如此其艱我 殿下既服嗣厥命宜其无  
疆休恤用答惟天惟 祖宗托付之大而乃致今日之禍者  
卽臣謂權奸之蔽亂賊之壞而已寧不痛哭腐心哉臣嘗從  
故監役臣金平默暨臣從叔故持平臣重教遊學于故叅判  
臣李恒老之門恒老實斯文宗匠時則已有莘有伊川之憂  
常眷眷於衛弁尊攘上告下諭只是這箇義理及其沒也臣  
又師事其所從二臣二臣者謹守師道昔當和議乃盛或激  
士共諫或投章盡言竟爲羣小所愠言旣無施身亦見逐門  
徒中如洪在鶴者亦以直諫至被極律而和事旣成國事日  
非臣師臣從叔心知必有今日而力不能救欲恨而歸迨臣

之身目見國變罔極斯文墜地臣之痛盡尤有甚於他人者矣時臣適居母憂竊伏念 國讐未復則不可以爲臣形體莫保則不可以爲人斯二義也不得伸焉則師門所受既不可守先王制禮雖欲終之亦不可得矣且見朝著媿媿俱是患得而營護州縣頽靡如非承望則坐視孰謂三千里封疆之大五百年培養之久曾無一二人義士而至於此極耶臣乃不自量力敢效春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之法與夫後賢所論先蔽後開之義建復讐保形之旗釋衰服而事金革聚章甫以克行陣是豈嘗有聞於軍旅事哉誠以民彝將斁帝衷難負妄竊自以爲殺一賊黨勦一站倭亦足以少雪神人

之憤而使天下皆有以知君讐當復華脈當保則恐亦不可謂全然無辭也既而乘輿遷 御雖甚驚危逆魁稍誅 綸音昭揭痛既往之辱祈維新之命舉國臣民以行見中外交正上下相固 宗社危而復安生民陷而復濟奈之何舊染方新而無典章修復之實餘戎方嚴而有義兵解散之 命臣愚不能無惑徊徨罔措繼而宣使四出師旅逼迫目之以匪徒威之以殺伐寬乎痛矣是豈我 殿下之心哉臣竊自揣其所爲始有執守焉不能不起終有準的焉不可遽止則今之不可遽止猶昔之不能不起也何則十賊黨之布列猶夫前也倭酋兵站之連亘猶夫前也正朔之改猶夫前也服

色之易猶夫前也官制之變州郡之革猶夫前也至於剃髮則殿下所痛心疾首而猶曰從便也曰非急務也是必有顧忌而然加以還御尚遲宮禁莫守百僚奔竄四方危疑國勢之岌槩較前相倍迨此時爲義兵者可得已耶臣自起兵以來顛沛棲屑然其自任不甚淺渺以言乎討復則將敵殿下所憐而坤殿在天之靈庶幾其慰歟東宮叩地之情庶幾其伸歟以言乎尊攘則將率我國舊章而任瀾旣倒者庶幾其回歟微陽垂剝者庶幾其保歟所可恨者智謀之不長也器械之不利也材用之不贍也夫如是也故其志不可奪而其功未易就期將蓄銳奮發以望興復之萬

一不謂新制叅領臣張基濂率幾百兵丁稱以王師與宣諭委員而來謂先諭後討臣愚以爲宣諭欲其解兵義兵一解則綱紀必頽國隨以亡以我殿下之聖明宜已默籌乎此則豈真有是論哉設有真論是其左右蔽聰惟謀權利之固而不恤覆敗之禍有此挾令以禦中外臣若受之則斷斷孤忠之自歸亂黨初不足惜徒使直養之義不勝其掣肘而非所以體殿下之心也用是瞿然日望反汗而不敢受焉臣之恭畏踧踖於斯尤切謹托來使以達賤誠冀無以焚惑間之而得蒙天心之悅豫矣噫彼張基濂肆其不良而襲破之使臣矢所進取無日嗚呼自茲以往孰能爲君上而復討

爲斯道而尊攘也哉然則甚濶一番之舉寒萬古忠義之路  
墮百王綱制之柄不可使聞天下之人亦不可使傳後代之  
史其貽羞於國家果何如哉然究其所以貽羞則只緣臣非  
分舉義力小圖大而致之臣之罪一也至誠所格天神亦感  
今臣微忠未嘗見燭於 聖明之下臣之罪二也起義之初  
未暇逆賭成敗而惟誓不與賊俱生邇來臣之徒李春永朱  
庸奎安承禹沈思九諸人能擇熊魚之欲不失取會之正而  
臣愚僥倖尺寸之效寄命苟且之際臣之罪三也若夫張基  
瀛構罪於臣則不然觀察使郡守之爲十賊瓜牙而先伏黨  
與誅者謂之戕殺長吏公府錢穀之爲倭酋資齎而引用國

家事者謂之擅用公貨臣豈用多辭辨哉若賴天之靈承  
殿下之福得與羣下協心戮力掃清妖穢恢復 王室則臣  
當進伏閭閻之外逐条細陳然後歸身司敗恭俟斧鉞之誅  
矣臣聞古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又曰見無禮於其君若  
鷹鷂之逐鳥雀今我 國家主辱之耻不啻無禮而已則臣雖  
百端挫折十分艱險何敢終惜一命不效鷹鷂之力哉今之  
護養逆黨者動稱君父方處危地若欲快我之討禍將不測  
不如姑順之爲愈噫姑順二字實是我國覆 宗社滅人類  
之基本也在昔丙子通商之請畏彼動兵姑順之逮夫甲午  
犯關之變謂我忌器而姑順之其效至於 國母遇害而姑

順之 君父被辱而姑順之念此數十年來姑順之功不爲  
不勤而禍變之生日就窮極臣愚以爲此一節之順養一節  
之禍若初不順之則亦初無其禍矣假令不順而取禍與其  
順之而免禍不可同日而語况其順猶不免者乎國無有不  
亡何必爲夷狄而亡人無有不死何必爲禽獸而死哉臣之  
抱此耿耿冀欲一達于 銜續之下者久矣只緣天地否塞  
浮雲蔽日徒使沫血之忱歸於文具之料所以趙趙却顧今  
者委員鄭彥朝又奉宣諭而至臣惶汗悚感淚盈襟而區  
區所執終不敢變跼天躋地無所措躬第伏思之若一向含  
默則愚衷所蘊終無暴白之日茲敢略舉起義之由不避煩

瀆而仰陳之伏願 聖明廓揮乾斷勿撓異議還 御九重  
引用忠賢屏棄便嬖掃除奸賊之黨驅戮跋扈之酋示禁用  
夷之制快復右文之治功光 祖宗業垂後嗣卓然爲百代  
中興之主亦使臣得以守分釋兵退修舊業克終 先王制  
禮免爲忠孝罪人則生死肉骨之思感戴於無窮矣臣無任  
激切屏管祈懇之至謹昧死以聞

布告天下文

郭鍾錫

聖上三十三年丙申朝鮮士人郭鍾錫姜龜相尹胄夏李承  
熙張完相李斗勳等爲天下大義布告于萬國公館事伏以  
君君臣臣天地之常經也使天下而禽獸焉則已苟人矣不



能無君臣之義焉使天下而賊盜焉則已苟國矣不能無君臣之分焉是故臣而不君其君者謂之逆是則天下萬國之所同惡也在一國則一國之所必討也在天下則天下之所必討也鄙國雖壤地褊小民人質魯不能以伎力角於天下尚賴先聖王德化資父師訓教君君臣臣五百餘年大義炳然其或無愧於天下萬國不幸邦運中丕君綱不振始因權貴擅命私植其黨援馴致羣壬美柄脅誘我君臣潛招接壤之奸隣遂作射天之凶圖狡兇管窟而出沒妖狐倣威而橫行大惡已彰顯戮隨加而元凶巨猾尚或假息於覆載之間餘孽之貪權相軋者恐動乘輿播寄殊館外若護駕而其

實劫遷也熒惑上聽擅發禁兵自勦拯義旅以納媚於外寇噫噫尚何言哉彼日本者寧獨無君臣上下乎締結鄰國之逆臣以圖其君上聲言扈衛而光鴻之毒炮犯闕名托交好而大鳥之凶刃上殿遂至戕害我 國母勦剝我 主君憑仗兵威以號令我民庶其未克即逞凶禍者只以羣情共憤大義可畏耳在一國之逆臣即天下萬國之逆臣也一國之逆臣之黨即天下萬國之逆臣之黨也今天下有公法以一萬國必將為天下討凶逆使得以君君臣臣也彼日本者顧乃施施然動用兵刃以暴天下之良民以黨天下之逆臣天下萬國無有能討之者又從以容而接之噫今天下萬國皆

將日本爲已耶抑所公法者亦陪奉天下之逆臣暗亭其賣國之利耶且夫天下之所同者義理也所不同者風俗也星紀分于天海嶽區于地百里異雷千里殊風南北之剛柔異性東西之棕白殊形書異文語異譯服異尚食異嗜政異制教異術在昔聖王臣服方國四征不庭猶且各因舊俗殊章別飾况今六洲之廣萬國分峙各有舊常其何能盡同哉如欲強其所不欲迫而致之必曰毀爾父母之遺形變爾先王之法服棄爾先師之所教以從我人有彛性豈肯一朝忘其君父背其師教以從殊異之俗哉其勢雖曰殺而求之不可得矣適所以亂之而已上天有嚴首亂者誅今日本者

甘心黨逆攘臂造亂興其無名之師加諸無辜之國逞其爪牙之毒肆其溪壑之慾竊以爲此之不誅是使天下萬國之爲人臣子者無義無命惟姦利是饗惟詐力是崇相率而爲亂逆也此則天下萬古之所同患也豈惟我一國而已哉國破主辱生亦何心爲禽爲獸何以自立爲鄙國臣民者義不與逆賊共戴一天所以白面之類投經而弩目蓬頭之氓釋耒而搯腕羣羸躡起不呼而應雖至血肉膏於原野妻子湛于鋒鏑有不可顧者上天至仁寧不惻然而動心乎鄙生窮山賤儒也跡微智短旣不能與聞於邦國之政又不能效力於敵愾之列只爲彛倫敦喪人類將盡劉不忍怒然而坐視

區區爲此布告之舉要以明大義於天下而已今苟使天下萬國共仗大義以討亂逆是天下萬國皆能君君臣臣千世萬年共敦萬國之誼雖日本者亦可以使知君君臣臣之爲義而永不入於禽獸之域矣苟或不有我小邦環視而不顧焉則是天下萬國皆不能君君臣臣同爲亂逆之黨矣我小邦民有死而已誓不爲逆爲賊以並於亂逆之天下情危勢迫瀝血蹈海保髮膚以畢命不願見天下之無人道也惟萬國垂察焉

丙申二月初七日右文告于俄英法美德國公館

復讐疏 金雲洛

聖上三十四年丁酉儒生金雲洛等疏曰伏以臣等一自遷

駕以後不遑定息只切杞漆之憂未效寸切窃愧犬馬之忱所以獎率同志力陳還 御之義再叫 行在之下惟幸天心回悟廷議協同 寶座奠安而中外之疑懼稍定公私之慶抃莫此爲大 聖上所以悔懼修省宵旰以圖中興之治者正宜倍蓰於前然國家之讐未復則天下之禍亂無時而可已自主之權未專則莫重威福由是而寢削凡此二者存亡之樞機懲毖之龜鑑也臣等所以不知攸退者慮在於此而芻蕘一得之見窃欲螢燭於日月之下以資 聖上中興恢復之謨猷也嗚呼夫天叙天秩宇宙之棟樑國家之綱紀此理不明則天地陷缺日月晦墊人類變爲禽獸禽獸之

降又將爲魚肉矣以是我 列聖先王憂之深慮之遠所以  
防微杜漸者無非敦五典明五禮使亂臣賊子無得以逞其  
欲蔚然爲天下萬國禮義之大宗貽厥謨垂後昆扶植億萬  
年盤泰之基本者也夫何挽近以來邪說暴行卵育於化囿  
之中所謂開物化民者不過一二舉措之間已使禮防大壞  
典刑盡墜凶弒之變由是而作而創設凶謀所包未嘗則喉  
其黨而逃命者泳孝也身爲窩穴陰圖凶弒優於操卓者弘  
集也不辭前驅或恐人後提兵犯 闕肆行凶器者範善斗  
璜也借與日兵爲之外援者日本賊三浦也 聖后蒼黃避  
害之時攔住 御路目迎賊鋒者秉夏也令總理裁決之偽

詔乾清宮廢 后之偽詔壺位揀擇之奏本皆吉濬義淵允  
植溼鎮秉夏範來悛基博等也照會各館布告廢 后之由  
則曰爲 宗社萬年之訃者亦允植也以文衡重任廢 后  
頒布 詔勅與告廟文之製進者李承五也粧出一箇無知  
朴銑嘍做逆魁使之滅口掩護弘集之徒者獄官許璉趙重  
應也忠愍公臣林叡洙忠愍公臣李道徹等舉義之日摘發  
搆煽謀害忠良者珍鎬也陰嗾日兵肆行凶器威脅 尹父  
至被毀形之辱者允中及前後弒逆之輩也一自乙未十二  
月以後或被戮而罪名未正或逃躲而罪案未成或在家而  
罪罰未加萬國之耻愈深神人之憤愈鬱此失刑之大者也

嚮伏見四賊施律之 詔庶幾以待次第之幾矣于今三朔  
不見施律之實竟爲官報上空文中外臣庶實深訝惑而且  
其黨與之罪有慘於四賊而何必舉此四者而已乎哉政府  
所宜益勵薪膽在家者一邊拿治逃命者一邊交還聲罪加  
誅靡有孑遺而猶此因循姑息不念所以復雪之方臣等未  
知何所憚而不爲也昔晉君夷臯之禍作於趙穿而大臣趙  
盾以不討賊之故反被首惡之名萬世之下豈不心戰膽慄  
者乎况復不知何樣禍機隱伏於冥冥之中稍稍開釁釀出  
奇權恐有甚於甲午六月之若矣到此地頭雖欲姑順苟存  
豈可得乎是故臣等以爲讐寇未復則天下之禍亂無時可

已也至於服制言之春秋之法賊不討讎不復則不書葬不  
書葬者爲其服不除寢苫枕干無時而終事也今 因封在  
迫除服不遠復雪之期迥無時日豈不至痛哉雖某年某日  
以復雪爲除服之期使一國臣民咸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之義以示必死之意則此誠復雪之基本也竊念日本  
之於我國地勢相接盟義相孚彼此不渝者垂今二百餘年  
矣若或隣誼疎絕盟約不信以致關防墮弛則兩虎之爲卡  
莊所獲者彼必有先得之見而尤篤信好不失兩國之勢見  
今爲天不形便也凡此十數逃凶非但爲我國之讐賊其在  
鄰盟之誼亦莫非日本之讐賊而逃犯交還之例亦萬國之

所通行者也彼必不庇謹逆徒失我輿情馴致兩國之敗盟也明矣伏願 聖上亟命政府凡前後之干犯弒謀者正名明罪誓告天地神祇粵我 宗社神靈布諭萬國暨我八域臣庶逆徒之現在本國者一一拿治置之極辟之典照會日本請依公法所載交還之例日本賊三浦及日兵同犯者與夫泳孝吉濬義淵以下諸賊之逃命者一一拿還無遺肆諸市朝以伸 聖后之讐其妻孥族屬田宅家產更照舊典施之以連坐籍沒之律以肅 國家典刑以示懲創之意則四海之外六合之內聞 聖上威靈者莫不畏慕而禍患之作無得而由矣此爲今日之急務一也我國形勢最居天下之要

衝而爲萬國之注目苟不圖自強之策政權日削終莫能得其專矣夫我國政治自主之權既是我國之所共認而土地人民之衆何患其少道德禮義之政何患不足噫彼凶逆之徒嚶做自主之說施措作爲都出於設滯邪道可駭可恠萬不當之舉而招納鄰兵之保護者欲其借外勢而奪內權也舉做外政之立憲者欲其削君權而重臣權也其志本在共和而先以立憲嘗試然後駸駸然入於共和以做篡奪之計也衣制之變毛髮之革其將掃蕩禮義敦絕綱常雖篡奪之舉俾作聽聞之尋常無恠者也 聖上猶不之察不知攸革竊恐如此不已君權漸弛臣權太重亂臣賊子接踵而起國

家終無寧靖之日矣伏願 聖上確定乾斷不日亟令政府  
大會各部大臣及各國公使凡約章之不便於自主之權政  
規之不合於自治之術者與夫外人之干預內政外兵之擅  
便入境等許多弊習一一改定新設約條以立平行之權然  
後修復舊制參酌時宜以全一王之義法以順八域之宿願  
而使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粹然一出於正分四方賢士莫不  
願立於朝而億兆黎庶莫不蹈舞而呼太平矣舟車所至人  
力所通凡有血氣者亦莫不尊親而必來取法矣此爲今日  
之急務二也張弛興替在於得人之如何人皆以爲 國家  
之存亡莫非天運所爲然臣獨以爲人事得失之感召而得

來也君子小人之不能相容如薰蕕冰炭之相反君子進則  
小人不能肆其慾小人進則君子不能安其身人主苟明於  
此嚴於黜陟而亡國者未之有也豈其天運有以致之耶今  
日廷臣之事 聖上者臨大義而慷慨效死者與夫規諫截  
直或恐 君父之陷於不義者 聖上之忠臣也見當爲而  
跋前踖後苟且姑息者與夫靠人之勢而挾制 君父窈美  
威福者 聖上之逆臣也以 聖上之明諭知誰某之爲忠  
爲逆而黜陟殺活之合於義者占在一心上久矣當黜而當  
殺者嚴加鈇鉞以示懲惡之威當活而當陟者隨材進用惟  
恐其或遺參贊變理之功責之相臣折衝禦侮之功責之帥

臣輔導啓沃之功責之筵臣規諷諫諍之功責之言官使百職允治庶績咸效則中興恢復之業庶幾立俟於今日矣伏願 聖明察納焉  
批旨省疏具悉爾等之言雖由忠款五刑五禮之用自有朝典不必煩請卽爲退去

疏 沈宜承

聖上三十四年丁酉儒生沈宜承等疏曰伏以朱夫子有言曰春秋之法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讐之大義爲重掩葬之常禮爲輕以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讐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寶

與委之壑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臣等所以沫血飲泣冒昧干瀆知進而不知退者正以此義也以 聖上仁覆之恩不置重辟而至蒙 恩批此誠臣等肝腦塗地之秋也  
聖上乾斷廓揮之日也臣等退伏有日恭俟無聞竊有疑惑終未能解釋者豈其 天心回悟而或有所間斷歟抑亦臣等之言徒尙虛文無益於事歟臣等恐持疑不決而外伺內窺則終成禍萌救之無及矣伏願 聖上留神澄省焉夫五刑五禮之用非不知自有朝典然甲午以後禮防大壞典刑盡墜君綱日弛於上廷議不一於下終至於凶弑之禍勒躬之變嗚呼痛矣曷勝言哉子不可以無母國不可以無人今



日臣子不能報 國母之讐與賊俱生則可謂無母之子無  
人之國耳實追我 列聖朝培養之澤而遇 聖明不世之  
姿當天 下萬國交際之日 倏然下首 默然無耻者乎 亂臣賊  
子何代無之 未有弘吉秉淵等之若也 憤寬罔極 世或有之  
未有我國臣民之若也 列國之會盟 古或有之 未有如今日  
之公共也 其於大經大義 宜無彼此之殊 則今此忠逆之卜  
自有萬國之正論 奚顧我 國臣民尚戴一天 隱忍度日 則  
何面目見 參於各國會同之列哉 日前金雲洛疏中 所謂弘  
集秉夏 縱行珍戮 王章不伸 罪名未正 吉濬 義淵 輩拿還  
不行 罪案未成 承五 允植 輩偃然在家 罪罰未加 許璉 安桓

李承九 當逆徒用事之日 一從指喉 掌其刑事 同心做去 其  
黨逆之罪 不可得免 其餘黨之 怏怏未逞者 在內興 訛應外  
作禍者 亦不可不炯察也 自正月以後 日暈之變 孤鳴之妖  
種種有之 此莫非陰盛陽衰 失刑之所致也 伏乞 斷自 聖  
衷 亟命政府 請會各館公使 大設談辦 卽爲照會 日本拿還  
在逃 泳吉等諸賊 身首異處 置之極律 且命法部 追治 弘秉  
允之罪 付之逆律 允植 承五 許璉等及 廟社 殿宮 廢 后  
告由之官 並隨輕重 施以當法 以日本賊 三浦言之 渠以公  
使之任 當以交際爲重 而符同逆徒 弑隣國之 王后 非但  
我國之讐 賊亦日本之罪人也 且以日本言之 旣重鄰盟之

義寧惜此小豎輩之命以致兩國之渝盟乎其拿送正法斷  
斷無疑矣五刑五禮既有朝典則 聖上何所憚而不爲朝  
廷何所碍而不行古語云養兵十萬不如人心之固今日人  
心之固莫如復讐之舉則內修自強之策亦捨此安求哉朝  
廷若以此等大義施行則雖八域之聾啞瘡癩踊躍倍氣中  
外一心必俱死於國何患乎自護自尊之方乎伏願 聖明  
留意焉

批旨省疏具悉已悉於前批而亦有默量者存爾等勿復煩  
瀆卽爲退去

疏

蔡光默

聖上三十四年丁酉儒生蔡光默等疏曰伏以春秋之法賊  
不討則不書葬不除服之義臣等已悉於前疏不必更贅而  
苟有一分秉彜之心者不能無此言言而有益於國雖今日  
行之明日見誅少無尤愧矣以我 聖上天縱之聖仰體先  
王之德既荷付畀之重其於綱常之正復雪之義必當夙夜  
在在於淵默之中矣以 東宮根天之孝追思劬勞之恩益  
篤哀慕之情其於嘗膽之痛切齒之恨未嘗須臾忘置於寤  
寐之際矣夫何以 廟堂之任棟樑之佐托以心膂思逾骨  
肉其於赴難之義雪耻之志捐其身膚忘其妻孥雖探湯蹈  
火所不可辭而遷延時日姑且苟息以至於草野匹夫爲此

千瀆之舉者哉如臣等之賤可謂草芥也蟻螻也不足以身  
之有無爲國之損益非不知含默之爲安分存喘之爲微幸  
然猶此區區之誠全昧猥越之罪旣承 恩諭惶汗無地敢  
干 天威不知畏避者以我四千年禮義之大五百年培養  
之又無一箇忠義之士而忍辱偷活於溝瀆之中爲天下萬  
國之耻笑乎此臣等所以寧爲蹈海之鬼不欲與讎賊俱生  
於一天之下也此心已盟於金石已質於神明雖百人毀之  
千人非之少無搖惑矣 聖上亦以臣等之微棄其言而歸  
之忤愾終於無施則雖日陳十疏徒爲虛文而止耳雖有如  
干方略亦何補於今日也哉今之言者在內賊尙不能討其

於在外者何政府之所不爲書生何能爲哉又曰妄言之徒  
好事之類也第觀今日國中欲爲復讐者何如人也不欲復  
讐者亦何如人也於斯二者忠逆之分不待卜而自明何其  
不悟之甚也臣恐一向脂溺此之不已則義理晦冥綱常敦  
絕君權日弛於上臣職日墮於下羣邪並進賢才屏跡非常  
之禍罔測之變接踵而起以至於無君無臣率獸食人而後  
已矣譬如危急之病或有一劑回生之道少緩晷刻大命隨  
絕雖有扁鵲已無及矣豈不寒心哉臣等之言至於此而極  
矣臣等之誠至於此而竭矣臣等之命亦至於此而盡矣伏  
願 聖上亟斬臣之頭以安逆徒之心使之歸訢於 列聖

在天之靈陰誅此逆徒而無遺可以報答於 聖上也可以  
報答於 東宮也庶可慰 大行王后煩寃之靈也足以雪  
臣庶公共之憤也今此八域士庶瀝血歔泣冒死暴白於  
黈纁之下伏願 聖明留神澄省焉噫彼弘秉中之追律孝  
吉淵璜博等及外賊三浦之拿還與夫允植承五及 廟社  
殿宮廢 后告由祭官十月誣獄刑事官之正罪等事已列  
於前疏矣爲今日之廟筭不過一言而決耳賊在外則照會  
也談辦也賊在內則一獄吏足矣諸賊之兄弟妻孥族黨晏  
然在在則不無和應外賊之理斷當依法裁決籍其家而沒  
其族以絕內伺外遁之路然後 國家無虞之禍庶可弛矣

此等任責得非外部法部之所掌耶外部大臣李完用既在  
交涉之任已過周年何不照會日本拿還逃賊坐視 宗社  
之危不顧禍在於冥冥之中乎法部大臣韓圭崙旣爲刑法  
之官于今三度矣亦無一言及此國內諸賊晏然偃息使莫  
重 朝興掃地無餘今日復讐之未舉皆兩人之掩護所致也  
此非 聖上臣子之道也亦豈非 先王之罪人乎其忍讐  
忘國之罪不可尋常措置也昔朱夫子曰內修不可一日忘  
也復讐不可一日忘也今日復讎之舉卽內修自強之權輿  
也伏乞 聖明亟命政府拿致諸賊施以當律然後彞倫可  
明而綱紀可立也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亦足知懼也照會

各館大設談辦定其盟約然後 國讐可復而自強之權可  
專也亦足以有辭於天下萬國也然則功光 祖宗業垂後  
嗣卓然爲萬世中興之主矣臣言多僭冒犯忌諱固知死所  
持斧恭俟  
批旨省疏具悉此何待爾等之言而自有默量者存屢飭之  
下何可如是支煩乎卽爲退去

太學疏

李秀丙

聖上三十四年丁酉太學生李秀丙等疏曰伏以臣等俱蒙  
作成之化粗解經傳之義有以知叙秩命討出於天而不可  
易仁義忠孝根於心而不可遏者也肆昔孔子之作春秋也

大義數十而討復爲重朱子之修綱目也有一人之未講而  
一日之不明則逆亂接踵倫綱斁絕在今日雖曰讀春秋無  
地凡閭巷婦孺皆有腔子裏春秋况舉天下有國有家者孰  
無君臣父母孰不以討復爲大義理之當然耶嗚呼乙未八  
月之變可忍言哉其不可忍言而終無忍言哉亂臣賊子何  
代無之至於此逆則剖判以來所未有之大逆也至冤極痛  
古或有之至於此讐則覆載之間所不容之大讐也惟我  
大行王后奉承 宗祊母臨億兆垂三十載子惠覆育之恩  
淪浹八域莫不感戴而旻天不弔梟獍作孽遭此凶極之大  
變追想當日天地翻覆日月晦冥嗚呼 朝宗在天之靈罔

有妥享 聖上八宮規諫永闕無聞 東宮實迫之痛窮宙  
未洩下至赤子號慕之情靡有所依歸臣等念之及此失聲  
痛哭血淚交迸不知所以爲言也元惡大憝縱有一二之殄  
戮撥榆鬼蜮尙有餘黨而未討共戴不共戴之天忍送不忍  
送之年以至于今日復雪無期爲臣子者嘗膽之志寢皮之  
願曷有其極者哉矧今 陵封在邇除服不遠則誅討之大  
義尤不可不先也春秋之法讎不復不書葬朱子曰凡有父  
母之大讐者未復其讐則雖衣紋繡羨棺槨而葬之與不葬  
同此萬國萬世不易之大經也今於封 因之日外國之譏  
將何以塞哉卒哭之時臣民之服將何以闕焉後孔朱兩秉

筆者將何以書之乎此臣等區區忠赤所以激勵奮發不容  
得已茲敢冒萬死一進言書生肚皮間果有千慮之得豈可  
不形諸觚墨以瀆 黷續之下哉其討復之策則活規神策何  
患無人焉伏願 聖明亟行天討以雪神人之憤無任屏營  
祈懇之地謹昧死以 聞  
批旨省疏具悉宜其有爾等之言而已諭於日昨儒疏之批  
其各知悉退去

迴通

朴魯述

此與下祭文當在  
檄告文下

國勢寢薄世變益乖 母后賓陟尙忍言臣子之滿讐無地  
主上蒙塵此何變賊黨之長惡貫天人苟倫理以爲生孰不

憤慨而欲死危機迫在朝夕願與驅馳而前大義炳著春秋  
素所蓄積于內若不殲此梟獍按法庶幾淪於犬豕同羣窮  
惟我東三百州鄒魯文風爲禦侮者以忠義自任四千年禮  
箕遺俗有官守者當休戚與同匹夫得彝性之天易地則人  
皆然也 宗社當危迫之日在家而吾獨安乎噫彼倭醜狼  
心爲我鮮民盡害伊今等壤之怨已自龍蛇之年况復掌握  
之臣反作鷹犬之勢始則托修好而登陸關港終焉護逆魁  
而犯闕動兵環東土疆域臣民竊恐非吾所有 列聖朝典  
章文物從此掃地而無蠻夷而猶中夏此變猶或見之臣子  
而引外寇是心抑何爲也萬死鼎鑊罪猶有餘十懸繫街心

亦未快天心悔禍雖有賊魁之就殲國事委靡尙多黨逆之  
肆悖東關之忠良奮起此其時歟南州之義聲無聞誠可歎

也竊幸斯文

奇字萬

抽刀斫案抗章叫闕承襲庭訓於先師

斥洋之年傳守師道於大老尊周之日一紙可以代諸道百  
萬義旅尺劍又欲安先朝半千宗祚只恨滄海之東未洗百  
世之羞也豈料湖州以南復有今日之舉耶府宰則招討令  
公同謀協贊素是當道負望知舊焉毅烈嗣孫聞風先起可  
謂乃祖有孫魯述置身於畎畝托迹於儒籍棄弓矢手不敢  
執事軍旅耳未嘗聞然而稟賦乎天我亦人理中動息之物  
生長此土誰非吾君上化育之民遭此危難雖甚忿怒狂戾

有何計策可以廓清妖氛苟或以蹈海伏劍爲心其節則雖大此不過殺身成仁而止於國何有哉淵明讀壯士之傳伯仁作新亭之泣今承檄告列郡仰想言出至誠在野芹曝之心卽欲赴死而致命及門刮鬪之士且多講義而待時大小合心推波照水遠近應響靡草從風或出力以補糗糧或發謀以備戈戟約束無敢違越舍死向前隊伍極爲整齊臨敵應變則凶徒當刻期剷除而神京將指日奠安此非徒一時之勲亦粵萬世之幸王事靡盬益加旄旂

駐陣錦城祭健齋金先生文

後學林基洛竒東參梁相泰竒宰李承鶴竒東老竒參衍等

謹隨本州義儒之後加酌一盞而告于健齋先生之靈曰今日之禍有浮壬辰後人之智不及先生以不及之才欲救有浮之禍如蠱蚊負山商蚺越海而義先生之義死先生之死不可以才不才而有間也九原可作先生之舉宜不待今日施措經綸請命無地只增異世之歎而但處義明白則不愧爲先生之徒也弘濟艱難肅清朝著惟先生其佑之

九龍問答 柳重岳

或問於九龍山人柳重岳曰今日紛紛之說有以開化黨人或謂之忠或謂之逆者有以倡義諸公或謂之忠或謂之逆者驟聽難辨孰爲真是曰此有不易之定形如黑白晝夜之



大分蓋引其君以堯舜孔孟綱常禮義之正道而至於化國安民者爲忠而其忠也大於婦寺之忠何也使其君爲天下萬世之尊敬也納其君於夷狄蠻羌禽獸鬼魅之淫俗而至於毀服剃髮者爲逆而其逆也甚於篡弒之逆伺也使其君爲天下萬世之羞辱也故內臣之頑鈍者與外夷之強悍者誘脅其君而陷之羞辱也驚痛憤疾而爭之討之捨生而盡職者亦是忠也怒視嚙然而任之順之取容而苟祿者皆是逆也曰士子之起兵其義安在曰士子之起兵豈其常事也只爲朝廷之上都無一人秉忠義而行其職者故不勝其哀痛迫劫萬不得已而爲之也蓋士子之於公朝雖未嘗受官

爲臣然有其祖先厚蒙前王累百年培養之恩則其於後王之遭逆變也亦當有赴救之義况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而不必士師則自有可據之義也乎又况當日之所遭在一國則堂堂禮義之正邦化爲夷狄哀哀忠孝之良民淪於禽獸在天下則堯舜以來相傳之華夏一脈並被壞滅孔孟以來相傳之道學餘緒無所寄存此乃二儀剖判後創有之大變而不但爲時王逆變之一事也爲士者亦安得不爲國家爲斯文而舉義也乎曰無君命而自起者似不合於精義也曰內賊外賊之變作也不待明旨而起故謂之義旅也當其君上之囚繫而爲羣賊之調察也雖欲有命顧可得乎於

此而自起者政猶孝子之聽於無聲而益見其義之不可已也況其起也雖無君命然自有赫赫上帝之命不得不奉承者乎天之視聽自我民之聽視則下民之心即上帝之心也下民之不欲為夷狄禽獸者疾內賊外賊之競逐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順此下民之心而舉義者豈非為奉承上帝之命乎曰至有罷兵之宣諭而尚不聽從則無乃為慢君之逆黨乎曰惡是何言也既為討賊而起者不見內外羣賊之掃除不見禮義舊章之光復只見一二賊之被殺薙髮令之姑停而遽爾罷之乎蓋義兵者乃國家之所當扶養而羣賊之所為忌憚也故罷兵之令雖實出於君上之心亦且有不可

苟從者况其非出於君上之心而出於羣賊之脅制乎寧以兵力之不敵而死亡分散固其勢也亦不害為其義之自如也若以羣賊之脅制者認其為君命而從之則是乃舍其義而附於賊者豈可忍為乎曰義旅之起也隱遯而不共其事者亦多何也曰士之不幸而當世亂道亡之日其以潔身自靖基本回黍為義者固古今之常經也其以招兵討罪經綸興復為義者乃天下之活權也雖經權之有不同而其向背之歸趨則實未嘗不同也噫彼以義旅變為匪徒者乃逆黨之言真所謂得其惡言不足怒者其以強弱決其正邪成敗論其得失者又是市井頑民初不識扶抑予奪之大分者亦

不足深罪至若自謂隱士而不勝其利害禍福之私惟以吹  
覓義士之疵癥而專事攻斥者此政所謂設藩之橫議而不  
覺其自同於黨逆之歸者何以能終免於春秋鈇鉞之誅乎  
聞者退因錄其說以示同業

遺疏

林叢洙

將死臣林叢洙脛骨盡碎不能拜跪謹北向匍匐上言于  
聖上前伏以臣以寒疎之踪累蹈危機前後生成實出 聖  
恩臣雖糜身粉骨豈不欲爲國一死哉竊念臣以家庭餘教  
得聞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之曰三綱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之曰五常惟此

綱常之理亘萬古而不變歷千聖而已備至於我東則自  
列聖朝尤爲修明此理式至今賴之者也夫天可欺也理可  
逆乎逆理之禍將使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混爲  
禽獸之歸而今彼輩之凶壯逆腸必欲滅敗此理無君乃已  
逆賊何代無之豈有如彼輩之今日乎此非但 聖上之逆  
賊實 列聖朝之逆賊也非但 列聖朝之逆賊實堯舜以  
來所無之逆賊也臣義不與彼賊共戴一天有彼生此死之  
勢則臣之死宜矣皇天后土庶鑑臣衷而竊恐臣死之後更  
無以 坤聖義理繼起討賊則是爲臣千古不瞑之恨矣如  
或忠臣碩輔忘身衛國殲滅凶賊奠安邦基則臣於九地之

下亦將蹈舞慶竹矢惟 聖上哀憐而矜憫焉臣今死矣心  
事未白搆疏欲上而 天門咫尺有如弱水不得上達屬于  
臣兄志洙或冀有呈納之日也伏願 聖壽靈長國祿綿遠  
臣不勝臨死血祝之地

六義士贊

李奎顯

李春永向背定見舜攘紆謀起義砥山殉節中州忠貫日月  
信及豚魚存沒得宜以永終譽

朱庸奎邃學剛德省舊門徒修檄布諭驚策萬夫人歎迨判  
春秋大義史氏秉筆百世增氣

徐相烈英豪之姿正大之學白日之忠秋霜之節成仁成義

兼文兼武名垂竹帛事關今古

安承禹稷梗之質烈烈其氣君父大讐矢不共戴狗罵賊魁  
慷慨殺身為國獻忠自我成仁

李範直年未立年節義超人事未成事血恨感神丹忠誰效  
白骨誰收北路之遠悲風其淒

洪思九年未弱冠當義不讓杖劍從師見殺賊黨靖身不屈  
直言有倫千古勝事嗚呼伊人

三烈士傳

附追書李燮

嗚呼死乎死乎難矣哉死者人之所惡也生者人之所欲也  
所欲顧在此所惡顧在彼而人之或能舍生而取死也奚死

之榮愈於生之辱也何謂之生之辱也生而得罪於仁與義則辱孰甚焉何謂之死之榮也死而得乎仁與義則榮孰大焉死而得乎仁義者何謂也子焉而死於父則孝也而其不亦成乎仁矣乎臣焉而死於君則忠也而其不亦得乎義也乎爲君而死爲父而死固難也而人咸知之獨左有所難而人或鮮能知之何哉夫華夷不可不辨也與其爲夷而生寧保華而死古不云乎華夷之分嚴於君臣之義此則知者能幾人人鮮能知而有能知而死不變者其非尤難而尤貴也乎嗚呼羣陰剝陽今天下幾乎皆夷狄而吾東土獨爲碩果焉碩果之吾東夫孰知又有夷狄之禍乎夷狄之禍吾東誠

天下之不幸也痛矣夫方其薙髮矯令之酷也如火之燎于原若潮之驟至人之幸免難也噫力不足遇剝削而耻之竟至乎自經死者吾得一人焉曰李重韶杜門絕粒抱麟經而枯死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興宰魯仲連天下之高士也今之追魯連而蹈海死者吾得一人焉曰蔡相默夫三子者之死可謂死於死矣死於死者孰不曰死而不死烈哉蓋烈如斯而湮沒者又何限歟吾將得其名以著無亦使其無傳焉而且庸詎知不有世之能先後爲於吾者矣乎嗚呼作三烈士傳

傳旣成客有詰余者曰嗚呼旣得六義贊讀之今又讀三烈

傳可謂悲憤激仰而獨恨夫尚有遺焉豈偶未之聞耶身爲  
正卿而含冤抱痛自矢於君辱臣死之義遂飲藥以捐其生  
者痛哉李寅應是已官微焉如申在臺權夔洙李忠應鄭台  
完儒生焉如鄭文緯權顥善俱能志決討復身殲軍務軍旣  
不競家且難保能挺身抗義死猶凜凜然色不變者李晉應  
一士而儒雅重望如朴源永守校官竟遇害偉哉如李鳳煥  
者夙抱高尚之志官止一命杜門自靖及乎憤痛日益深遂絕  
勺水以隕命惜也若夫以砲兵爲賊所執能不屈以死焉之  
如金敬達申敬弘者則寧不愈壯而愈奇哉今與後之天下  
觀於吾國之下焉雖砲手者尚守義不屈之能如是而亦有此

若而人於中焉士大夫上焉公卿之中焉則國之素養可知  
也豈不爲邦國之光也乎且將記諸而厥或遺焉則死者旣  
無知生者獨可忍歟余遂作而言曰嗚呼然耶幸矣子之言  
也載其名壽于世吾志也於是乎旣樂爲之書並三烈同其  
傳又執筆以俟 崇禎紀元後五周庚子遜之哉生明丹山  
李 夔 撰

尊華錄卷之五

尊華錄卷之六

尊聖疏

參判李載崑

聖上三十二年乙未參判李載崑疏曰伏以臣才不足以通  
方識不足以應變適遭 聖上大奮勵大更張之會自顧無  
以稱塞器使只自退守賤分以舌延頸行見德化之盛而已  
第是愛君憂道彛性所固有迷意陳見權限所不間以臣之  
愚不能一一無疑於近頒新制而就中一事關係甚大臣不  
敢私懷腹非而不一仰聞于聽臯之天伏願 聖明裁察焉  
竊惟本朝之有成均館即昔三代太學之制而道濟之源也  
作成之基也 列聖所以崇獎多士所以矜式者臣無容讚

賜而乖或近來質不勝文名不副實曷嘗其本之有不善規  
模之有不足法歟今天下專尚孔孟之道以當剝果者惟我  
東也東土風習僻處淳質頗有遜於各邦之僇利而五尺之  
童尚知人倫之可大禮義之足尚問其道則曰孔孟也問道  
之加寓則曰太學也問太學之所以貴則曰自我先王五  
百年建館立師以培養也彼固不識建學之本而雖泛觀乎  
其外此其功不已偉歟臣伏見新制有學部特列于各部之  
目其屬有諸名學校均掌教育成就之責獨不見成均館如  
何歸屬臣始訝而終愕歷月屢思而不得其說也夫冗司可  
革冗官可汰也成均館亦混歸之冗乎凡民之生不可以無教

有不能自教必有塾序學之教古昔尚矣今茲競巧趨簡  
之時而亦資學校以為教教則一矣何必捨舊而取新歟若  
曰積弊不能盡祛云爾則法久弊生勢所不免人存政舉因  
舊貫為易矣若曰舊制專尚經術非所以兼通乎凡百工技  
云爾則六藝之課極致之學一本于經術所謂經術者何也  
孝順忠悌也養生送死日用斯須而不可離也幼學長行修  
齊治平終身需用而不可窮也為人之道捨經術而奚以哉  
宋儒胡瑗居學有治事之齋以及邊防水利隨材成就此可  
為後世法也豈直使英才俊髦砢砢終年於斷編爛簡之中  
而止哉若曰風氣日闢今古異宜有不可膠守常法云爾則



臣聞宇內各邦皆有所謂宗教者臣所不知何教而各教其教不相侵禁亦不害于自主自彊之業奚獨我東邦不顧斯文關鍵一切弁髦而後始可學他富強乎伏見新設學校之制亦自五倫行實歷代史學而始則縉紳章甫固不謂吾道便墜於地而所可惜者愚夫走卒目見齋塾之虛廢徒役之濇散遽以爲太學廢而孔孟之道不復講矣以訛傳訛風及于窮山絕陬之遠民胥以惑士或流涕豈不寒心哉臣愚以爲成均館宜復設官館規之徒有其文者稍加整理就質揀儒臣而爲之師擇俊秀而居其業參古酌今成著成憲新設諸學校或隸而分之或合而董之使存周官造升之義教育

之目一以經術爲本旁及于曲藝百方則斯道煥然太平可基聖志不闡羣疑廓然成效沛然同文之化發達而莫禦將見殊鄰絕域之爭來取法不亦躋哉臣始謂茲事極大廟朝之上必有爲 聖上進言者側聽數月一往寥寥臣今處散不足與論於政謨而區區愚衷爲斯文甚懼出位露章干瀆威嚴伏乞下臣此章付之閣議如有芻蕘之可採亟命施行如未也則臣甘伏誅罰以爲不識時務妄言者戒焉  
批曰省疏具悉疏陳事當付之閣議從長稟裁

疏 李能宰

聖上三十四年丁酉成均館直員李能宰疏曰伏以臣以微

末賤品茂學昧禮安敢獻議於朝家儀典今番文廟修改  
時臣以廟司之任進叅告田祭而第伏見祝文有曰 皇帝遣  
臣某官致祭竊想有據於前代已行之例而以臣膚淺之見  
無或有欠於盛朝尊聖之禮臣謹案闕里廣誌云宋崇寧五  
年頒降聖廟祝文曰皇帝謹遣某官敢昭告大明集禮云  
唐皇太子釋奠祝文曰皇太子某昭告而註云若有司攝則  
皇帝謹遣某官又按大明會典與五禮通考此說互出以此  
觀之歷代帝王之祭先聖祝式推可知矣至若 明太祖洪武  
二年遣官降香致祭曲阜孔子此必是記事之綱而非祝式  
也元武宗至大四年祝文曰皇帝敬遣某官等致祭此胡元

之制不足以為法也蓋吾夫子繼往開來之道冠百王為萬  
世之師所以後世帝王無不以事師之禮尊尚之伏惟我  
聖上聖神文武當此蒼攘之世宜講尊聖之義勅令禮官改  
正祝式而遵前代優禮以為後世之常典千萬顯祝  
批曰省疏具悉朕於尊聖之道豈待爾言而爾未見大明會  
典而有是言也

疏

沈宜性

聖上三十五年戊戌太學生沈宜性疏曰伏以臣等跡雖賤  
微所居則聖廟首善之地也學雖膚淺所講則歷代尊聖  
之典也居首善之地講尊聖之典苟有一言裨補於 聖上

尊聖之儀則曷敢不披丹建白仰答培養作成之萬一乎竊  
伏聞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尚然况尊聖乎事父事君其  
道一也况教以君君父父之聖師乎道義所在典禮起焉生  
三事一自天子達也所以君臣父子師弟之間尊貴榮達相  
須一體于位加尊焉 太廟亦追尊弟子尊貴先師亦隨以  
尊焉其等位節文一以道義裁之而已恐不可拘碍於一時  
偶然之誤也大抵位莫尊於天子道莫尊於孔子驟以語之  
其尊雖若相等然天子之典禮本出於聖師之述作天子之  
德教必賴於聖人之繼開故歷代帝王莫不致敬盡禮以師  
事之尊師所以尊道也明禮愈隆而帝德益高明道愈明而

帝德益光是以事師之禮本不以位之隆卑有所加損也在  
侯王則爲侯王之師在天子則爲天子之師今我先聖先師  
得爲 聖上朝之聖師則追用尊敬之禮不亦宜乎謹按太  
學誌有曰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皇帝謹遣某官行禮大明  
集禮云皇太子某敢昭告而註曰若有司擬行則皇帝謹遣  
某官大明會典云永樂四年謁孔子上曰見先師之禮不可  
簡服皮弁行四拜此其歷代說辭皆用謹敬儀式皆用隆重  
惟大明會典洪武年間皇帝遣某官致祭云者誠有疎略之  
疑則想是記事之文必非丹祝之辭也大明中天之時豈有  
踈簡於尊聖之道乎恭惟我 聖上闢卽繼天之日倡啓天

理之節文定爲一代之成憲則凡諸崇奉之地當尊其所尊  
敬其所敬所因所措懋加精察雖在古未遑者必以義起以圖  
光前垂后之大猷矧我聖廟尊敬之節豈往代之不若致欠  
於維新之徽德職典乎且於祭故臣之辭例用遣臣致祭四  
字更無容加減則豈可以祭故臣之辭擬議於祭先聖之地  
乎所以本官直貢臣李能宰教授臣慶賢秀相繼封章雖未  
蒙 允諭而伏謂朝家未遑典禮次第議定恭俟睿斷者已  
有日矣見今釋菜在通成命未下不惟臣等之徊遑悶迫竊恐  
聖代之制作或未盡善於尊聖之地也敢茲不避猥屑相率  
聯顛伏乞 聖明亟降勅命改正祝辭參用歷代崇報盛儀

永垂萬世不易之大典則世道幸甚斯文幸甚

批曰省疏具悉豈待爾等之言釐正乎

疏 俞致元

聖上三十五年戊戌儒生俞致元等疏曰伏惟臣等素以韋  
布之賤身無官守不當言責之地而徒有狗馬之心敢陳芻  
蕘之說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至於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頽  
敗其曰我無官守也我無言責也坐視泯默恬然不言是切  
非 列聖朝五百餘年培養化育之本意故敢此齊顛於  
殿陛之下伏願 聖明澄省採納焉蓋國家化民成俗之要  
學者修己治人之方直在乎學校之修不修如何耳夫學校

者治國之本也化俗之源也化俗之源不外乎道故漢儒之言曰道之大原出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不變之道存乎人君心性之間幾微之際甚可畏也肆惟我太祖朔業之初內建國學設三物而賓興外有鄉校敷五教而俗正從茲以後列聖相繼羣賢輩出禮義之教文物之治郁郁乎二周之世彬彬乎兩漢之時華人之稱小中華者誠由是矣迨我聖上卽阼之後繼述先王之遺意朝有經筵之說館有貢士之典每於謁聖講學之時舉欣欣然有文治之風矣粵自戊辰以來書院撤而忠良不勤戶布行而紀綱解弛竊爲聖上惜之夫治國之道似乎治身元氣內損百病外侵至于

痼疾不能爲已方今國勢何以異此試以甲午新式言之先王崇學之典一朝盡變遂使學部節制太學非復前日之國子先生又自度支折減學田校士戶復給結入爲軍資掌禮之臣刪改祝式新學教員侵奪校士斯道正大之論日減時消異類設邪之說歲增月加由是而名教不立風化漸頹馴致乙未之變是以幼學臣許運等以尊聖爲急務復讐爲大義弑逆之孽斯文之賊亟請施律騰騰於前疏之中也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不立其末難治尊聖崇道學之本也責成求治化之源也國學州庠各遵其教以補聖化則名教自重鄉貢國升俊成人亦則奸佞杜閑數開經筵禮接賢士則下

情上達求治之要捨此而奚以哉學校旣修朝綱已正則侍衛之卒不敢倒戈凶逆之黨不敢恣意讐國之兵不敢伺釁且使不軌之徒不敢挾詐於今日矣以 聖上之明達因使小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變化不難 聖上誰憚而又不爲此乎然而舉朝不知復求於斯文之中反圖實效於高遠之外何不思之甚耶館賢養士莫善於國學立綱明倫莫先於州庠夫何省減館儒別置學徒並闢校土廣設教員乎噫如復數年 太祖設學之意掃已盡矣多士培養之道無復望焉伏望 聖上以臣等所陳而勿以爲人賤而言輕亟反 先王之典以復太學之制爰命度支還給校需以啓育英之方其

剛改祝式者以正誤失之罪以示尊聖崇學之意使臣民興於忠孝則復讐自有道矣斯文幸甚國家幸甚

批旨省疏具悉 朕之尊聖豈待爾等之言而爾等不識古典禮所聞見太局矣

疏 宋 袁 稷

聖上三十五年戊戌儒生宋秉稷等疏曰伏以朱夫子曰國家危急韋布有可言之責春秋又有亂臣賊子人人可誅之義然則遇其變而莫之言不之救者惡得其可也國家自甲乙以來亂逆踵起始焉輕蔑聖廟供需割剝中焉禍極於弑后卒焉剃髮之辱上及 宸熾憤痛之積尚忍言哉今日之

爲 聖上臣子者孰不沫血腐心欲爲辦一死尊先聖復 毋  
離也乎臣伏見幼學臣許運俞致元等疏其於尊聖復讐之  
義可謂盡矣而臣等之愈不能以默愈不能以退者出於迫  
不得已之情其情不亦憾矣乎蓋天下有無母之人則可不  
然則 毋讐不可一日而不復天下無師生之倫則可不然  
則聖師不可一日而不尊天下無君臣之義則可不然則王  
綱不可一日而不振也 毋讐不復聖師不尊王靈不振則中  
華變爲夷狄而人類化爲禽獸矣與其爲夷爲歟而生不若  
以一死報吾君此臣所以不能蔽身遁跡相率疾籲者也然  
欲尊聖人邪學不可不斥欲復 毋讐政治不可不明欲振

王綱協會

摹倣各國夷狄  
民主共和之俗

不可不討其本則又在於

聖上一心

之不可不先正也蓋邪學不斥則正道晦正道晦則聖人不  
可尊政治不明則人心離人心離則萬事無綱百僚解體而  
毋讐不可復矣臣請得以陳之嗚呼自天地剖判人莫不具  
此五常之性矣亦莫不有此三綱之倫矣故聖人者出而教  
之然後三綱五常之名自立矣學校大小之規模備而卓然  
爲萬世之標準者也後人之欲學斯道者必以古聖人爲師  
效其所爲而尊其德報其功又欲依仰觀感而知有興起者  
也是以禮有釋奠先聖先師之文若吾夫子則其繼往開來  
之功殆有過於堯舜故自漢以來祀先聖者必自孔子始蓋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於後世而今日人類之生莫不被其罔極之恩此後世學校之祀所以宗奉孔子者也聖人以盡斯道者又非有一毫加於性分之外也而亦不外乎民生日用之間矣俚衆人既皆汨於物欲之蔽則已有可愛者矣至於小人壞焉者也異端害焉者也壞之則弑父與君無所不爲害之則淫辭邪說無所防閑其禍能使顛覆國家魚肉生民而夷狄禽獸至矣其初也由於聖人之不尊聖人之不尊由於斯道之不明斯道之不明由於正學之不講正學之不講由於學校之不修然則學校之關於國家豈不重且大歟肆我祖宗勅業學校之制雖不及古昔然既有太學

而又舊四學已立鄉校而又設書院凡所以尊聖講道者無不周至而備盡且我列聖先王罔不克勤于尊聖崇學故我朝文明之治遠過漢唐仁賢之作道學之興彬彬乎有洙泗洛閩之風矣降至近世寢以凌夷議論日卑廉耻月喪流俗之弊不可復救而至有毀撤書院之舉則今日之禍其所由來者遠矣臣等伏見甲午學部官制列成均館於器械語學之下夫以聖廟之尊屬之他司固已悖謬而又不能先於雜技之學其貶薄聖人甚於胡僧之易孔子而嫉惡斯道之意則又不止有焚坑偽學之禍矣上自太學下至鄉校亨需之供贍學之田折受之稅奴婢之貢應用之結凡百應供一



金華卷之六  
切割剝盡沒爲他司所用祭祀之供類辦於市是享聖人以沽酒市脯反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噫曾謂我東方四千年禮義之邦而有此乎以我 祖宗尊聖衛正右文興學之餘而有此乎雖然此皆當日逆輩之所爲非 聖上之過也何幸天降邦禍逆賊失勢而更化之初首復廟社陵園之制四方之士咸曰中外聖廟亦將不遠而復于今三數年來其他官制之猶在所後者則尚多改正而莫重莫先之聖廟則尙遺逆輩之定式臣竊痛恨者也而竊以爲 聖明於此事寧有不知知之則必當瞿然興歎寧有不聞聞之則必當幡然改定矣然則學部之移屬不可不釐正中外祭祀之供養士之

費不可不復舊矣官員儒生不可不充額矣此則臣等所以爲 聖上顙祝而頌功獻賀者也然邪學不斥則正道晦塞而聖人不可尊異端之學自古有之而如楊墨老佛其爲害甚矣然未聞有學佛者之引天竺人來賊也亦未聞嘯聚徒黨自成形勢者也今之所謂天主教者其淫邪淺近固不足以及士大夫之心矣惟小人之無所知覺者樂成權勢皆輻湊而鬻入其中主開化論者例皆貶薄聖賢卑惡仁義謂堯舜不足法謂經傳不足學謂逆賊愛國謂耶蘓有道禁說華夷惡辨人歎遺親後君輕棄通寇必欲滅綱常廢禮法而後已如此輩人雖不讀邪書其心已變其腸已掇何以言之

如甲乙逆徒本皆黨彼究竟爲倭前矛劫君弒后無所不爲  
今之所謂學彼者其心豈有異乎其浸染于此者皆王法所  
必誅之亂賊也然彼本皆吾赤子欲誅不可勝只有明聖人  
之道始教之以孝親忠君之道而已欲明聖人之道非修學  
校不可臣愚以爲太學之外宜復四學鄉校之外宜復書院  
其養士教學之法一依國初所設察其不足而瞻之以財考  
其材能而賞之以爵使各奮發而爲學焉則聖道不期尊而  
自尊邪學不期斥而自斥矣伏乞 聖明裁之此則旣然矣  
而其所謂復讐之說者臣等旣屢陳而不一陳固無餘辭之  
可控然臣等獨有所惑於心者諸臣之於 母后其厚蒙生

成不啻如天地欲報其德寧愛十族哉然賊兵一入便皆鼠  
竄至有罔極不忍言之變而無一人出其力言討復者草野  
之間僅有若干散官儒生之或傳檄或叫 閤而例皆歸之雜  
類夫犬馬猶戀其主燕蛇亦知報恩况有人形人心者曾役  
物之不若臣等之惑一也殺人之親人亦殺其親天理人心  
之不容已者也今弘集秉夏雖已就誅然尙不能明正其罪  
冰孝吉濬義淵斗璜博範善等雖在逃未獲猶有其父兄妻  
子乃一遵逆輩自登之法曲護而保全之至以允植承五之  
巨魁凶逆不能亟正邦刑僅行投梟于三年之後是厚於逆  
賊而悖於倫綱天理滅矣人心喪矣然不伐賊賊亦亡漢此

聖甚明特 聖上不能廓揮乾斷使逆輩長惡耳臣等之惑

二也作變之魁雖我逆徒而倭賊三浦實主其謀當日彼兵

之攔入十日所共視也歸之以允植來護之辭

逆臣允植答各國公使書

我兵換著倭服作變而倭故彼自謂無所干涉然更化之後

兵則入關謹衛我國云云

若明事實據約法照會萬國以明倭賊之罪且請逋逃之交

還則彼雖巧惡安得免天下共公之討哉顧此之不能行畏

縮不敢發一言有若倭賊之真無干涉者然臣等之惑三也然

政治不明則人心離散無以自強而讐不可復矣臣竊觀國

家之禍始於壬午甲申甲午乙未至于今日而極矣夫朽木

生蟲流水不腐漢之黃巾元之白蓮因上失政誑誘愚民而

為亂苟我政治無釁亂賊安能生夷狄安能侵黨與安能成

乎惟我先失政治以招禍亂禍亂之作其端不一甲申四凶

之變變而為甲午八奸之凶八奸之凶繼作乙未十賊之逆

十賊之逆又成今日獨立協會之禍肺腑樞要之臣皆蓄異

謀失志烈國之徒朋居羣聚抗拒君命迫逐政府毀人家舍

奪掠財產打破喪廬禍及鬼神其所犯分行悖 聖上之所燭

悉而國人之所共憎者也 聖明又以舍弘子惠之德不以

加誅反授官爵以從其願渠若有一半分臣子之義則糜粉

銘感而反自益樹徒黨凶謀滋蔓以至樞院議官之會議也

乃敢以泳孝載弼駟壽肆然擬望於政府之薦噫嘻痛哉夫

此三賊亘萬古大逆不道也通國臣民無不欲齧其肉寢其皮而越境渡海假息覆載尙此神人之憤未得小洩者也彼輩之恣意薦望小無顧忌其所爲逆內應陰圖不軌之肝腸到此已露今若置而不誅則甲乙之變方在目前宗社之危迫于呼吸矣雖古之聖帝明王治民之道有三德以不化則法以治之法又不行則兵以制之此乃王章之所常典也以聖上之明達何所不燭而有所猶豫以聖上之威權何所顧忌而尙靳雷霆乎若以臣言歸之妄率而猶復因循逆孝逆弼逆駟輩之所欲爲不日而成矣然則三千里疆土五百年宗社非復聖上之有也臣言至此自不覺失聲

長哭直欲鑽地而不可得也蓋此豈有他哉皆實由於聖明之勇斷不足綱紀不立刑法不明而綱紀之不立又由夫聖師不尊學校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以致今日夷狄禽獸之禍也雖然國無有不亡之國何必爲夷狄而後亡人無有不死之人何必爲禽獸而後死乎前之不改今之悔也今又不改後將無可悔之日矣伏願聖上動心忍性廓揮乾斷一法之不合先王者勿爲一令之不便百姓者去之使於凡百施措之間克振作興之翼而無因循姑息之意則君臣百姓亦莫不明目淬礪自強之基本立矣然後威權可專而宗社可安讐賊可討而興復可期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

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道傳之于孔孟程朱而一自神州陸沉之後禮義法度衣冠文物獨在我東方是豈偶然而然哉惟我列聖先王靡不用極于尊賢崇學以堯舜之政孔孟之道傳之聖上聖上誠天下禮義之主以天下禮義之主行天下禮義之道則雖德被四海威制萬邦可也如其不然則天下後世當以聖上爲何如主哉此惟在乎聖上一心之正而已所以正心者亦非有他術只是讀書窮理效古聖人所爲堯舜所謂精一執中成湯所謂日新又新周公所謂所其無逸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孟子所以遏欲存理朱子所謂明善復初是其功也念天命之靡常不可以不危懼諒此時之難得不可以不奮勵苟如是則禍亂不足憂夷狄不足畏而聖人之道可行於今日矣伏乞聖明留神焉  
批曰省疏具悉明義尊道言極嘉乃矣

綸音

聖上三十六年己亥春三月詔曰世界萬國之尊尚宗教靡不用極皆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也我國之宗教何其泛尊而無其實也我國之宗教其非吾孔夫子之道乎蓋自黃帝堯舜繼天立極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承傳精一之心法叙天秩之典禮至吾夫子則稟太和之元氣集羣聖之大成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詩書易禮春秋其宏

綱大目則自明德而新民也自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也  
垂百王之大法立萬世之人紀外此道則人不得而爲人國  
不可以爲國歷代君臣皆遵此道以爲治而亂臣賊子懼而  
不敢肆也顏曾思孟傳得其宗而鄒孟子闡而大之過人欲  
而存天理闢楊墨而衛正道其功豈不偉哉中間湮晦千有  
餘年周程張子尋墜緒而接道統至晦庵朱子則又集羣儒  
之大成正九經之箋註使斯道大明如日中天吾儒之學至  
此而門路始正趨向有方矣粵我大韓自箕聖設八條之教  
敷仁賢之化國之宗教肇基于此降及三韓三國之際儒術  
未明俗尚猶陋斯道或幾乎熄矣至勝朝之末諸儒始講程

朱之說興學校之政洎于我朝重熙累洽治教休明羣賢輩  
出儒風大行實有以洗羅麗之陋而接洛閩之緒矣至我  
正廟以天縱之聖懋日新之功發揮斯文崇獎儒學鼓舞一  
世而躋之文明之域巍巍乎其功也郁郁乎其文也敬讀雅  
誦序文則 聖祖之允承朱子之統有不可誣矣昇平郅隆  
五百有餘年夫豈無自然而然耶奈之何挽近以來世級日降  
其始也尚口耳而外身心崇虛文而昧實學今則並與其文  
而闕焉不講絃誦不聞於庠序經籍徒拋於案閣居官者知  
有身而不知有國爲士者患無位而不思無學以致慾浪滔  
天名教掃地禮防大壞彞倫敦爽變恠式日而生亂逆接踵

而出至於乙未之變而極矣嗚呼是豈非宗教不明之禍耶  
亂極而治剝盡而復理之常也朕承 祖宗之業居君師之  
位經百艱歷千劫而耿耿此心惟在於維持宗教慨然思有  
以迴瀾障川而皇太子令聞夙彰睿學日就從茲以往朕與  
東宮將爲一國儒教之宗主闡箕孔之道紹 聖祖之志咨  
爾臣僚百執事其各悉心對揚尊聖以嚮道躬行以率下崇  
禮義而敦風俗勵名節而懋實用至於中外釋奠之禮加倍  
肅虔黌官養士之節認真擴張凡獎學之規選士之法劃一  
妥定俾有風勸而野有遺賢古今同歎略依伊川學制設招  
賢堂於成均館以延宿德隱淪之士且臯比之座鑑平之職

古有司業中正等官可以倣行並令學部改定成均館官制  
章程以入仍將此詔旨布諭十三道咸使聞知

獻議樞院 疏 廳

竊以天生斯民性之綱四曰仁曰義曰禮曰智而仁爲之包  
倫之目五曰孝曰忠曰別曰序曰信而孝爲之本蓋孝者本  
乎仁而所以事君也故未有能忠於君而不孝於其親者也  
亦未有能孝於親而不忠於其君者也人之欲盡忠於其君  
而於孝之道先自壞焉者惡乎可也夫孝也者生則致其養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敬焉而四者備矣然後  
可謂孝矣四者之中雖不可分輕重而惟喪者親之終也而

哀皇罔極易致遺憾以故聖人制禮尤重夫喪也若居喪之禮有壞焉則生之能養病致其憂未必可信祭之能敬亦未可知而孝於是乎闕焉矣孝一闕焉則內而性失其綱外而事隳其統百行皆從而虧復何所資而事君乎人之出而事君者與未出仕者少有間焉而既已致身於君故親雖在不暇顧養而見危則授命於君而未始害於孝或身有戡亂之才位有可爲之職而不幸當國家板蕩見社稷顛覆而身爲國之重輕不可少緩則雖起自衰麻而受命於危險之際扶君於傾覆之中能撥亂反正蕪國活民則亦未嘗不爲孝而此古之所謂起復者也其遠古尚矣越我本朝龍蛇之亂

觀於李忠武諸公事可知已夫如諸公者顧何傷乎起復噫古之所謂起復正如是今之所謂起復異乎是而馴致夫悖倫傷化之歸奈之何今之在上君子其得忽焉于此而不慮之及也乎然則所謂起復目非其人其時而出於萬不獲已則絕不可爲也蓋守喪者經也起復者權也權則只可行於一時經則不易於萬世而經可爲法權不可爲法也古之所謂權者反經合道而權只是經也猶且可暫而不可久况今之所謂權者適足以循私愆而滅天理也如之何遵而用之乎今馬上而爲仕者稱以達權而欣欣焉略無顧忌下馬黎庶謂無尸喪而嫁娶乎恣若以爲常然者比比焉吁亦痛矣



此習之不防則將見毀聖滅法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  
獸食人人將相食而腥穢顯聞皇天震怒降之喪亂噫有不  
可勝言者矣寧不是懼蓋天之生聖人者以天不能自爲而  
使聖人代爲之也故聖人懼夫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代天立極制爲禮法使高明者不敢  
過庸愚者跂而及而爲萬世通行之法程也侮慢其法所以  
誣毀聖賢誣毀聖賢所以淪於夷狄禽獸之域慨矣乎痛矣  
哉胡爲乎今之世不幸而有此也人之生于世也皆有堯舜  
君民之分而不以貴賤有異焉則今夫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赫赫在上明明在下其庶乎可以趨而告之也是故圭竇賤

蹤不揆僭越敢相率叫 闔爲日盖久何幸天高聽卑廓揮乾  
斷旣降 恩批繼之以渙發 綸旨伏讀之下胥相慶忭而  
感泣也若曰居官者知有身而不知有國爲士者患無位而  
不患無學以致慾浪滔天名教掃地禮防大壞彞倫敦喪  
怪式日而生亂逆接踵而出至於乙未之變而極矣又若曰  
從茲以往朕與東宮將爲一國儒教之宗主闡箕孔之道紹  
聖祖之志咨爾臣僚百執事其各悉心對揚尊聖以嚮道躬  
行以率下崇禮義而敦風俗勵名節而懋實用大哉 王言  
可以動天地允矣 聖德足以信豚魚此宜爲臣子者精白  
對揚泰承夫 天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所共尊奉者其

非孔孟乎孔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名教戾而不行行三年之喪者鮮矣惟孔孟之門篤行三年之喪而宰予欲短喪而自謂安於朞月後食緇衣錦孔子叱之嚴甚齊王欲短喪公孫丑請以朞月孟子責其不能正之而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也則其嚴立禮防垂教後世者爲何如哉故喪制賴而不墜式至于今而大明夫朞月後緇錦聖人猶不少容貸若使孔孟之聖復生于今而見今之親死未幾日便脫衰經如弊屣拖青繞紫欣然就仕無復痛迫羞耻之容則其忿嫉傷慨者當復何若其聖人陟降之靈應亦於昭于天眷顧我邦家而天監孔昭其尊尚儒教之德音霽

然濩然於九重之中則上自廊廟下至百執事黎庶固宜將順其義扶樹名教以輔我聖上如入之德也若欲扶樹名教其將安先昔子路問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日之所急先務莫防起復若也伏惟樞府國之喉舌耳目非由乎此則言不得而進敢忘僭陋率爾獻議切乞僉尊以詢蕘之盛幸勿揮斥遂割均建白先防起復畧刻爲急使人人篤於孝而爲異日盡忠之本罔拂乎其所性之天焉千萬幸甚

附  
通文 八道 校官

孝經不云乎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曰惡是何言也從父之令焉得為孝乎知孝之不在於從令則其從君之令不為忠可知也蓋孝與忠一也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從父之令不得為孝則從君之令其得為忠乎忠於其君者有犯而無隱孝於其父者有隱而無犯其有隱無犯者宜若惟務於順適而遇有不義則血于撻而且號泣隨之既敬既孝而悅則復諫不陷於不義然後乃已此幾諫之道也故貴其能幾諫而不貴乎從令况其有犯無隱云者面折廷爭盡言不諱之謂也如之何惟令之從乎故從君之令者以順為正者也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以妾婦之道事君奚往而不

悖謬於道乎且妾婦之稍慧者猶能不陷夫於不義者或有之况臣之事君曾妾婦之不若則是可謂之臣乎臣之能諫諍者事君之道然也孰不知之也但人知出而仕者能諫之為貴而不知遇有亂逆滅綱之變則韋布亦有可言之義也

只知雖韋布亦可抗章之為義而殊不知士子見朝令之不出於義則能持清議不撓守正道不渝以從違見情於下冀上之或感悟之為真能諫也所謂正道者何道也曰聖人之道也所謂清議者何議也曰聖人之言也夫聖人者體天命垂教於天下後世而為萬法之祖也故雖以萬乘之尊亦且克誠克敬以事夫聖人而不敢少慢也故人之得罪于萬乘

之君者猶可逭也其得罪于聖人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其死其生有不暇論而生亦死也蓋法者天之所命也天可違乎故舜爲天子而瞽叟殺人臯陶執之舜不能禁而竊負而逃此孟子所以深知舜之心純乎天理而爲法受屈也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爲其將法之嚴也而其轅門軍卒且云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以其周亞夫之能以將法御軍卒而軍卒亦能習於將令故也世爲美談而至于令頌之不衷嗟呼今夫士之讀書觀理學聖人之道而固乎禮義之中者顧不若轅門之軍卒乎士之散在家塾者猶不可盡責其士之守校宮奉聖廟夙夜未嘗暫離者其何敢使朝啜親暮

起復廢禮法滅綱常萬剛猶輕之賊子偃然入拜於莫重莫嚴之聖廟乎此非但爲聖人之所不容亦未免夫轅門軍卒之所唾罵竊爲忿且耻而不釋也且賊子之爲亂臣其勢所必至也其家爲賊子於今者其不後爲亂臣於國也乎雖曰未然孰信之哉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春秋之法也揆諸春秋之義如此等輩雖告聖廟而戮之其誰曰不可但刑殺非儒者所宜且彼旣受君命而來云爾則容有可思雖不能致之于此其黜退之使半步不得踐聖廟之庭者則決然矣乃不能若是之爲甚矣士氣之不振至此之極耶士氣之不振如此宜乎亂臣賊子之接跡於世也噫其痛

尊華錄卷之六  
二二二  
矣然近有一可奇者善哉快乎清安校官之士也士見夫釋  
衰麻具官服坐政堂發號令而復欲謁乎聖者能以義拒之  
使彼愧而去不少淹聞來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  
氣也此正天地晦塞孤星獨明雖謂之百獸腦裂之一獅吼  
未爲過也苟使環東土之冠儒服儒者盡能如此士之爲則  
彼安敢無忌憚之至於此耶彼之爲此者亦豈無口實也必  
曰所謂起復者非今斯今振古如茲何獨於今責之甚也噫  
古之起復豈如今之爲耶古之爲者何爲也有其德有其才有  
其位者旣委身於社稷則社稷爲重而見社稷朝夕將覆不  
可待終喪故不得已而起也今亦間嘗社稷之患危於一髮

則有才德者若可爲如古之爲者而實則有不然何哉當其  
凶逆之作亂也迫脅我 君上鉗制我舉朝欲盡滅通喪而  
惟恐大拂民志而別生亂也故先開此一路以漸圖之易曰  
履霜堅冰至其將滅通喪此其兆矣安可爲此推波助瀾縱  
風止燎也今也則逆徒旣死且逃亂庶少弭宜可先此之防  
矣而胡乃尚令其緣身殺腹循欲罔法之徒靡然愈橫而不  
知止也此豈有他哉我 聖上過於慈惠且慮其孤危隱忍  
遷就而亦實由於朝無直言骨鯁之人爲國家精神血脉而  
使徒諫如流之羨歸之於上之過也顧如草野講道服義之  
士雖甚憤痛九天遙奠無可獻忠之道奈何乎哉然則聽其

綱紀之壞敗而莫之救已耶豈容然也有一焉通告我邦內  
士林誓心壯膽齊聲向義使彼起復而來郡者不得謁于聖  
廟如清安之士之爲則可矣豈有不得謁于聖廟而遽自爲  
政之理耶如不得爲政則寧有不去之賊腸耶若爾則庶可  
見其少戢矣若能辦此一事則一事之力萬善備何哉彼不  
得謁聖而見退者必也始焉愧而念中焉懼而悔終焉中夜  
無寐靜言思之然焰乍熄麤氣漸伏而良心呈露劬勞之感  
油然而生於中腸不覺蹶然起而星言馳歸慟哭於其親靈  
几聲淚俱徹乃矢之於心以終喪旣而誠其子孫族親囑其  
鄉黨僚友慎勿蹈其覆轍人各見其如此亦不復敢生意而

自不陷於惡此風由近及遠自然所被者廣矣苟不能然者  
禽獸也於禽獸何誅哉人而爲禽獸則雖生亦奚異乎死也  
於死者又何足責哉而寧可哀也然旣圓頭方足而爲人則  
其冥頑若此者有幾耶其化爲善良者必多矣善良者多則  
雖如夷狄者亦相感歎慕效之不暇寧敢以夷狄之道嘗試  
於我哉苟如是則此言上徹于天 聖上知士氣之尙強而  
喜曰士者國之元氣也國之元氣屢經極喪猶未嘗銷縮如  
是則尚可爲也遂旋乾轉坤雷厲風飛進賢退姦伐載篤  
教化仁義著于天下將見夫二帝可三三王可四而熙鴻號  
於無窮也於不猗歟後千百世見今日之因士氣之激而人

歸於孝上而輔君德孝理之化下而使萬姓不失乎其所性之仁焉則人孰不樂於講學嚮義而盡孝於其父母也父母之於子也其恩如天之高地之厚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父母之喪也雖服喪以終身情何有窮哉而特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先王制禮約之又約定為三年之喪而使之不敢過又不敢不及也是以古之人有孤露後至于老且死而不忍讀蓼莪篇者有既終喪而猶琴有餘哀者不其孝矣乎哉胡為乎今之人不惟不能然乃反有以三年之喪為遲而遽棄者亦獨何心人之喪厥良心乃至於是耶時一念至自不覺令人惻然有動于中而為之涕淚迸流也聞

此涕流之言則彼亦人耳安知不飲泣嗚咽五情若摧感悔奮發改心修行入則篤于孝出則盡於忠也歟復奚待乎言之長也言止於此僉君子想亦興傷慨硬脊樑不事乎阿柔軟熟唯諾趨走闒然媚于世而用張氣義思有以救之正也極庸幸望焉

太學通文

沈鍾慶  
成樂賢

聖上三十六年己亥太學通章曰彞倫莫大於尊親典禮莫重於執喪孝子之心豈以三年為足以報其親哉心雖無窮分則有限故聖人制禮為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夫親喪固所自盡也齊疏之服飭粥之食惟致其哀而已更安忍居

官婚娶食稍衣錦與平人無辨哉至於不得已之地有可以不得已行之者昔伯禽之墨纒從戎閔子之腰經服事爲其禍延宗國也至於我朝典禮年四十以上告官婚娶恤其無嗣也近日居喪者之循例起復無難婚娶恐不可同年而語也夫自甲午亂後大小官吏之奪情視務 朝家本意雖在急於用人頑鈍無耻之徒掀眉雀躍自壞廉防府部之任宰牧之官不惟不能辭免乃反潛身陰囑期圖被命起復藉其口則章程也顧其心則爲祿也寧有以利爲利而能赴義者也寧有不孝其親而能忠於君者也自己之養生送死不能無憾而欲使民無憾其可得乎朝紳視則者之冒禮蔑耻若

是其極何恠閭巷愚民之乘喪婚娶視同茶飯也竊恐人心日溺世道日替人類降爲夷狄夷狄降爲禽獸禽獸之降又將爲魚肉矣肆我 聖上宵旰之憂迥出尋常萬萬十行絲綸大誥八域曰慾浪滔天各教掃地禮防大壞彝倫敦喪喪恠式日而生亂逆接踵而起其眷眷之意實在於此而輕喪重祿之輩恬然冒處不知攸退切非 聖上憂世道重禮制之本意鄙等稟性愚拙學術淺蔑第所云云不足爲世輕重而所處明倫之地所講聖賢之書也凡係斯文消長彝倫興喪義不可袖手緘舌故敢茲輪告于各府首校官伏願僉君子齊心聲義傳布府下列邑鄉校凡士子之居喪行仕者鳴



鼓割籍守宰之起復赴任者勿許請 聖閭巷之乘輿婚娶者聞官按律以體 聖上之休意以闡先聖之大法扶植於將墜之地千萬幸甚

尊華錄卷之六終

記

聖華山在公州府東之少南二十里其氣象也不甚峻拔而極典重不甚稜厲而自尊嚴有似乎聖人臨其上其西南北諸山雲興霞蔚環抱拱揖有若乎聖人在上一匡萃夏蠻夷率服之狀有是哉其得名誠不誣也顧余之傳此山而家焉者近十世而余今老且病矣余時讀聖人之書而思見聖人之威不猛恭而安之氣象則手于杖嚮風而瞻仰乎此山而致敬焉神州陸沉四海腥羶蓋今久矣而時均思周望漢之懷則奮然一登乎此山而慨誦匪風下泉之章用寓愛慕之義焉爾噫道于東而使東方明春秋之義雖幽閩婦女草野

小人咸能稔知而公傳道之者其非吾華陽夫子之功也乎  
惜乎此山之不曾見賞於華陽夫子而聞于世也今有得姓  
於華陽夫子爲九世而名秉稷字彛官者爲戚侄於余也時  
見余之敬愛乎此山不已之爲問之故而樂之視余尤篤焉  
而每來此比其還也輒不忍捨去不覺十步而九顧蓋地之  
顯晦實類於人之遇不遇此山雖不得有聞乎華陽之世於  
前而今猶得夫存賞於華陽之聞孫其不亦幸也哉而又非  
斯人之有異乎恒之志者其何能愛之篤之若是乎余於是  
乎遂稱於人曰若有明大義閑聖道於世者必此人也既而  
因世之變而聞其爲於後前果哉不爽乎吾所云而又聞有

手錄而成書者余竊自喜心語口曰斯人之名其書必取夫  
或聖焉或華焉而若欲梓之顧此地其舍諸一日果見率其  
從弟秉彥暨其嗣子祖憲據所謂尊華錄者而至告之意曰  
樂成乎此書者莫吾叔若也敢以况言未既余則笑而謂之  
曰余非其人何敢爾但此書之名偶符此山地則可矣意子  
之意實亦愛乎此山之故而獨取於吾之云耶余何能爾亦  
何敢不力焉遂命子奎若煥若明孫世同其役而繼得雅望  
碩學之士咸集用克底績蓋始于夏之始而終於秋之終嗚  
呼物不獨成事必相因故人爲地之靈而地以人顯人固必  
有事焉而事以人成信矣乎其相因相成之理也此書雖略

成於家而非諸君子之罇心一力相與礪磨焉則終莫幸而見于世世之名山何限得名聖焉者未嘗無也而未之或見兼得華焉得名華焉者蓋亦有也而莫之或聞兼得聖焉獨此山兼得聖若華名焉而尊聖尊華此書所由編也以此書而竟得成於此山之下事不誠奇矣乎哉于是而不曰造物者未始不與乎其間則不信也信得及於此書所載之義而充諸身用於世則可以有光於古之尊攘之義蓋尊攘之義用之世則尊華而攘夷也用之身心則直內而方外也學者誠能反諸身而敬義夾持有得乎制之於外以安其內遏人慾而存天理則何患學而不到乎聖 崇禎後五庚子剝之

幾望咸豐吳鶴根謹書

跋

世無亂臣賊子則春秋可無作作春秋懼亂賊蓋夫子之所不得已而尊華即其頭臚耳歷世治亂已事可按而大抵由此則治不由此則亂顧其義豈不重且大歟人苟秉執於此義則其人聖人之徒也其文春秋之續耳然則此錄中人與文槩可知而所裒粹者宋斯文秉稷大老九世世襲尊華而見今神州陸沉保華一脈獨在吾邦氣數相盪運值一亂家國之禍式至于今極矣斯文扶豎討復志雖莫伸而使吾人得有一日未始非一倡之力既又與同志抗章叫 閤罔

非尊聖攘夷之苦血而 思綸浚號大哉 王言不可無對  
揚宣布則並取國朝雲漢天章與夫縉紳儒賢之及於尊攘  
者具蒐彙分編爲三冊名之曰尊華錄蓋其義欲懼亂賊於  
當今而肅爲國家重恢之基本吁感矣書旣成以字萬有彙  
日聲氣俾置名于卷尾將命者斯文從父弟秉濟 崇禎五  
周庚子端陽月韋州奇字萬謹跋

之錄也吾友宋秉稷之所蒐輯者也吾友以大老雲仍生當  
洋禍滔天之時欲報弑逆之讐以雪毀削之辱倡義舉兵事  
敗不成乃以強此艱彼之術每念于中蓋其家學以尊中華  
攘夷狄明天理正人心閑聖道闢邪說爲傳來心法則今日

此事奚啻如義興進士侵板之舉也以他人觀之誠亦壯矣  
而豈非吾友門庭茶飯事耶嗚呼此書一出行于天下則萬  
國之羯夷知所懼而不得肆其毒矣傳之萬代則後代之開  
眼者莫不懔然而歎歎曰東國有人矣然則此書之功豈特  
如一時百萬熊虎之將掃清淫泆定頓乾坤之力哉從此而  
列聖朝關石憲章先正大賢衛道事功近世諸儒斥和文字  
復明於世耿光大烈無愧古昔聖哲粗具彝性者孰不欽誦  
而珍玩也刊聽諸意要余一言置之卷末雖曰托名爲榮亦  
不輕許者愚非其人也再三固辭而終不獲焉遂書寒命莫  
無犯唐突之罪也耶覽者恕之 永曆五回之上章因救姤

月下澣坡平尹錫鳳謹書

余在京師與諸士友惟尊攘討復之義是講日散菴宋公走一書謂將梓其所錄尊華書聖華山中亦子之素也敢以告庶幾一來相視也余喜甚遂馳往相其役既而竊有感焉何哉昔我先祖畏齋文忠公之於華陽天子既暴秋陽濯江漢而時值天地焉翻覆講今日所講之義尤篤後三百年至今余又與敬庵公更相兄弟視而時又適不幸夷狄之禍亂賊之變振古所未有顧余愚昧蹇劣不足齒於恒人而惟秉彝本乎天性熱腸之激厲奮張與宋公同既同義舉之慷慨危言而排雲也又同既九死而靡悔退而與同為此書於荒涼

寂寞之濱俯仰今古倍孺慕而莫之逮悲夫顧其為書也上括下蒐略備焉而其義則竊有得於春秋尊復之義者不啻深矣然則凡義係尊復者宜並收具載而力且未及故只得拔其尤者而其尤焉者之未得其藁而見逸者蓋亦有之惜哉其洪陽事借義暨宋公疏本不能無自顯已迹之為可嫌則宜不之載而今不得不之載者從眾議也嗚呼千載在前百世在後事隨時變義以道同今與後之君子未嘗不覽此興感庶乎益復無斁於講服此義焉而既又有以悲乎宋公之不得行于時展其志而只自寓義於此之苦心不惟悲宋公亦將有以悲余 崇禎五庚子剝之哉生明德水李復永

書

尊華錄跋終

校正

鄭世基 居龍仁

李昌植 公州

鄭禧澤 昌平

李尚斗 丹城

李允永 原州

金徹允 安邊

鮮于然 平壤

李承驥 清州

金度濟 瑞山

鄭會圭 順興

鄭薰謨 金堤

柳浩根 保寧

沈永澤 保寧

趙龜元 洪州

金容鶴 報恩

金東明 瑞山

金顯奭 在川

李冕植 公州

刊板有司

吳奎煥 居公州

朴尙欽 黃澗

韓善昌 鎮岑

李承德 茂朱

金顯奎 定山

具明煥 公州

宋秉濟

沃川

文洪國

連山

別有司

柳重龜

居公州

劉洪

清風

金溶斗

茂朱

閔泳寬

沃川

吳益煥

公州

崔炳晟

公州

李根英

黃洞

林魯台

燕岐

李奎麟

定山

盧源孝

公州

文洪奎

鎮岑

金宗權

靈光

林魯璜

燕岐

朴鏞璿

清州

李鍾淵

清州

徐基玩

恩津

吳昶根

魯城

陳時策

公州

尹秉和

淳昌

李性淳

靈光

全濟學

安邊

高光夏

懷仁

